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

起壬午明世宗嘉靖元年
盡戊子明世宗嘉靖七年
凡七年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定皇考聖

母本生父母稱號

先是尊崇興獻帝后議既定詔告天下越數日帝復手
勅加興獻帝后以皇號楊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
後追諡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
帝鉅鹿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興獻加稱帝后較之
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
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
書喬宇亦言正統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
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
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借禮官執奏廷臣
諍者百餘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璠邪說俱不報及
是清寧宮後三小殿災廷和等因言與獻帝后加稱列
聖神靈容有未安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
曾亦言天有五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繼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與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

效也帝勉從眾議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

質實鄧繼曾字

太后曰聖母與獻帝后止稱本生不稱皇

甘肅總兵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喉部卒請增值

甘肅總兵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喉部卒請增值
銘不許遂圍公廨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陳
九疇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至巡按御史喻茂隆按
驗銘事以聞乃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鎮以甘肅
軍政廢弛疏言弱額軍七萬餘存者**質實**五衛調甘州左
不及半且多老弱請合召募從之
並明洪武中置屬陝西行都司
許銘字德新宛平籍英縣人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

曰莊肅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

太后

是月丁巳以上昭聖慈壽皇太后莊肅皇后尊號遣定
國公徐光祚武定侯郭勛惠安伯張偉祭告天地宗廟

社稷戊午上壽安皇太后與國太后尊號仍命光祚等祭告王戌帝御奉天殿頒詔天下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

昭聖張太后為帝選婚臺官言大名質實皇后陳氏有佳氣求得后迎入宮册為皇后

冬十月振南畿湖廣江西廣西災

先是南畿及各布政司多以旱災告者帝詔撫按官講求荒政至是命所司發倉給振免稅糧有差時應天滁北合州縣十里一廠煮糜哺之全活無算質實席書字安人

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諡曰孝惠皇太后別祀奉慈殿七年七月改稱太皇太后

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及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

癸未

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
 魚臺間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
 東明長垣河南南及保定守臣咸告急賊黨王友賢等流
 入祥符封邱南抵徐州廷議以諸道巡撫各顧其土事
 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命諫與都督督綱提督兩畿
 山東河南軍務以便宜節制諸道兵討之賊復流至考
 城官軍欲擊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中都留
 守顧愷與俱前方戰進忽三麾其旗先卻賊乘之官軍
 大潰將士死者八百餘人諫等連營進賊始滅質實顏
 鎮即今青州府博山縣地以齊孝婦顏文姜居此故名
 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縣金鄉東漢縣明屬兗州府
 今因之東明漢冤句宋宛亭金改東明明洪武初
 省入開州孝宗四年復置屬開州今屬大名府

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

先是太后崩帝欲祔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敢固爭
 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從及
 是卒祔葬焉

禮部尚書毛澄罷

澄字伯明

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
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
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諄
不能褻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
上帝輒慰留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
而卒帝深悼惜之贈少傅諡文簡○澄端亮有學行論
事侃侃不撓帝雅敬澄
雖數忤旨恩禮不衰

質實 今省為鎮隸屬滄州

歲星太白同晝見

夏四月旱

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地千里殍殣載道帝以災異勅羣臣修省

以宋儒朱熹裔孫墅為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元錫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尋以西安學訓導席端言合其世襲

質實 孔子之後有西安宋建

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學為家廟賜田五頃以奉
祭祀五傳至洙元至元間命歸曲阜襲封洙讓爵曲阜
之弟治明孝宗十八年衢州知府沈杰奏言衢州聖廟
自孔洙讓爵之後衣冠禮儀猥同氓庶今訪得洙之六
世孫彥繩請授以官俾主祀事報可正德元年授彥繩
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時以在曲阜者為孔氏北
宗在西安者為南宗云西安唐縣明為建寧府治建安
三國吳析東侯官縣地置明為建寧府治今皆因之朱
壘朱子十一世孫汪元錫休甯人王完遂甯人

詔舉堪任府縣者

命兩京三品以上及撫按官各舉所知以聞

閏四月帝始修醮于宮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楊廷和力言不
可引梁武宋徽為喻優旨報納然修醮如故給事中劉
最復上章極諫且劾文耗帑金狀而帝從文言命最自
覈侵耗數最言帑金屬內府雖計臣不得稽贏縮文乃
欲假難行事逃己罪制言官疏人忤旨出為廣德州判
官廷臣論救不納文憾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

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
帝怒逮二人下詔獄國用謫極邊雜職最成邵武其後
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為監禮使顧鼎臣等
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
優詔褒答之自此詞實邵武晉縣宋即縣為邵武軍
臣多以青詞干進矣廬陵人夏言明府今因之劉最字
振廷崇仁人黃國用廬陵人夏言明府今因之劉最字
公謹貴溪人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

發明

史稱嘉靖嗣統之初能革除弊政其冲齡英敏
似可有為乃莅政未幾即惑於神仙之說寄心

方外日事禱祈甚至道號自稱端居攝養若天位無
所事事者雖秦皇漢武亦不至是而推原其始不過
一猥鄙之宦豎為之發端實則由君心僻好於長生
而蠱惑乃得夤緣而入所謂物先腐而後蟲生也若
鼎臣以清華之選大雅著作雍容揄揚自可以結文
章持達之知何遠承風希旨撫拾羽士游談以為供
奉遂致詞臣踵以青詞為拜獻先
資要津捷徑作備之咎可勝責哉

六月免嘉靖元年天下稅糧之半

以災傷也是年遼東河南饑復命發粟振之

秋七月南畿大水

江淮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吏部侍郎何孟春奏卹災八事曰禁奢靡曰慎賞罰曰減百官俸薪阜隸曰革冗費曰廣聽納曰安撫江淮百姓曰鄰近州縣不許遏糴曰免來歲被災州縣稅糧帝命文武官俸如故餘悉從之

刑部尚書林俊罷

帝即位以俊耆德宿望詔起工部尚書改刑部時俊年已七十引疾力辭不許即抵京師會暑月輟講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數為帝言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中官葛景等奸利事覺為言宮所糾詔下司禮監察訊俊言內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宮府異體也乞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都督劉暉下獄俊當以交結朋黨律言與許泰同罪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鎧齊佐王獻論死屢詔緩刑俊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萬餘頃皆不聽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珏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俊留不遣力爭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

此處有模糊的印文或字樣，內容難以辨認。

八月封張鶴齡為昌國公

奸盜付鎮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
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本先朝漏奸罪不容誅茲復干
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為若輩壞亂至此也
俊每以持正屢見格遂乞致仕詔加太子太保給驛歸
及大禮議定得罪者或杖死俊聞之從病中上書言古
者鞭扑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
又非所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時廷杖率容厚棉底衣重
檀疊裹然且沈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合去
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化治時惟叛逆妖言劫盜下
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槩打問亦非
故事自去歲舊臣斥逐殆盡朝署為空乞聖明留念既
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
柟魯鐸輩宜列置左右臣衰病待盡無復他望敢效
古人遺表之意敬布犬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

實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

實

時並封后父陳萬言為泰和伯吏部尚書喬宇言累朝
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張巒亦歿後贈今奈何以父贈
為子封萬言封伯視巒更驟非制
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不聽

實實

陳萬言肅皇后父也起家諸生

申甲

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
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廷臣議

引漢議以定興王典禮比
例固為失當然至尊以帝
號稱為本生于嘉靖報本
之志亦無歉矣乃桂萼等
承望風旨遂請改孝宗為
皇伯考則悖謬實甚蓋父
子之親不可絕而尊卑之
分亦不可踰孝宗在位日
久授受次序其明獻王本
藩服終身豈可合躡相傳
正統致生僭倂之嫌况祖
禰定于一尊前此皇叔母
之稱張璠固言其應用君
臣禮見而忍合孝宗獨蒙
此號則入廟薦祿又將何
以處之乎萼等迎合希恩

孝宗與獻帝稱號定已久尊崇議且寢莠在南京與張
璠同官日夜私詆朝議而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員外郎
方獻夫初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崇所生意與璠合
疏具聞中朝競詆璠為邪說懼不敢上皆為萼所見萼
揣帝雖勉從廷臣意終未慊遂上疏請改稱號并錄書
獻夫二疏以聞畧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與為人
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與國太后歷
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
璠等獻議論者指為干進逆箝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
議竊念陛下侍與國太后懷與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
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與獻
帝曰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與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
協事天事地之道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
仁告英宗曰陛下受仁宗詔為之子封爵悉用皇子故
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
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則陛下非為人

不顧紊緒傷倫陷其君為
過舉實名教中之罪人耳

後而為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與國太后又何
疑臣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
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部尚書汪俊會廷臣七十
動手詔下廷臣集議於是禮部尚書汪俊會廷臣七十
有三人議曰祖訓兄弟終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
親弟自宜考孝宗孰後與為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
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與為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
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孰後與為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
也宋范純仁所言蓋言恩意尤篤益不當不顧私親非以
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程頤
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
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
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各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
斯亂大倫始為今日發也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摠萼及
書于南京俊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質實**席書方獻
字以全徽稱帝亦留之十餘日始報可夫二疏見
明史本傳書疏畧曰宋英宗入嗣在袞衣臨御之時今
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為
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璪霍韜之議未為非也然尊
無二帝陛下于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既奉孝宗為
宗廟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與獻王此萬世不刊
之典禮官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陛下尊為

天子慈聖設無尊稱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
此情之不能已也為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與獻帝別
立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
也蓋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
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慈聖宜稱皇母
某后不可以與獻加之獻諡也豈宜加于今日哉獻夫
疏畧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
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一則守禮
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為不然據禮經喪
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也支子不可也又曰為人
執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
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為是禮者蓋謂有支
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得絕人之後以為人後者也今
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後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
宗豈人情哉且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
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
子陛下于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以後宗而
強稱之為考豈名實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合于禮經之
言也又按程頤濂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
王為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
嘗育英宗於宮中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
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

御批通鑑輯覽卷之三
仁宗

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
 之事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
 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為子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推
 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
 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為有後哉
 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
 社稷之重矣是實為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
 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
 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
 為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
 其可也且天下未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
 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為心哉臣知
 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
 以為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孟子曰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為
 達孝豈有子為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
 為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
 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
 者天下之三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
 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人不得稱宗者以
 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廷復稱孝宗曰皇伯稱與
 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

非惟得先王制禮之義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
矣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

二月罷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

自帝即位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
 事有所持諍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
 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專恣無人
 臣禮帝意遂內移會帝遣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工部及
 給事中御史皆以江左比歲不登請毋遣不聽趣內閣
 撰敕廷和因極言蘇杭諸府旱澇相繼淮揚徐邳田廬
 漂沒幼穉計斤而鬻母子赴水而死更重以織造恐激
 他變敕書必不敢草帝趣愈急戒毋瀆擾執拗廷和力
 爭言臣等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
 是聽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
 以織造為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化
 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嘗有之法
 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侍路緇塞殆盡天下
 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帝為謝不審俾飭所
 遣中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於是廷和累疏乞休及
 更議大禮不合疏語露不平帝遂聽之去言官交章請
 留不報廷和既去乃議
 稱孝宗為皇伯考矣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帝諭建室奉先殿側祀獻帝王俊上疏爭曰陛下入奉
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與獻
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
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與獻帝不得迎養壽
安皇太后于藩邸陛下得迎與國太后于大內受天下
之養而尊祀與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
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于正統無嫌乃
為合禮帝嚴旨切責趣立廟益急俊曰立廟大內有干
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
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為孝穆皇太后
耐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
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為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
漢哀帝為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哀帝不
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為堯舜之資臣不敢導
以衰世之事請于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他日
襲封與王子孫世世薦享陛下不納仍命遵前旨再議
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不納仍命遵前旨再議俊再
疏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代之書未至令
侍郎吳一鵬署部事一鵬持議如俊言并請下璵萼等
法司按治帝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

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於爾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
沖歲黨同執違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
奉先殿西室可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遂趣成之
名曰觀德殿而命一鵬偕京山侯崔元等迎主安陸一
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且
安陸為獻帝啟封之疆神靈所戀伏乞俯納羣言改題
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宜別設
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奏入不納一鵬乃行及秋迎主至
奉安于觀德殿
質實 觀德殿在奉先殿西嘉靖六年
三月移建于左改稱崇先殿

振淮揚饑

時淮揚諸郡大饑父子相食道殣相望臭彌千里巡按
御史朱衣勘其狀以聞乃命發帑截漕振之是月河南
亦以災告
質實 朱衣武
並命給振昌人

兩廣賊平

先是廣西上思州賊黃鏐糾崗兵作亂既就捕繫潯州
嶽鏐黨偽為軍門檄取以歸遂復叛攻劫州縣總督都
御史張嶺討禽之而廣東賊蔡猛三等又起聚新寧恩
平諸賊僭名號肆剽掠眾至數萬嶺合兵三萬餘人分

二哨進擊破巢二百禽斬一萬四千餘人俘賊屬五千
九百餘人猛三等皆授首尋程鄉賊梁八尺等與福建
上杭賊相應都指揮李皋等會福建官軍夾擊俘斬五
百餘人歸善李文積聚奸宄流劫鄉村官吏討捕久不
克嶺遺參政徐度勤之質實隆寨元屬思明屬州遷
俘斬千餘人境內悉平
平唐縣宋廢明成化二年折陽江及新興新會三縣地
復置屬肇慶府今皆因之張嶺
字明俊蕭山人徐度江陰人

夏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太

后尊號曰本生皇母章聖皇太后

擇日祭告郊廟大赦天下時編修鄒守益疏言陛下推
崇本生業已尊為帝后今復加稱皇考去其始封之號
直與正統無別不可以示後世又言歷觀前史如冷褒
段熲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為邪媚也師丹司
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為正直也臣恐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帝得疏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
州判官已而修撰呂柟亦言大禮未正御史段續陳相
請正席書桂萼罪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人後解鴻臚

明世宗嘉靖三年

寺少卿胡侍言張璠等議禮
之失俱下獄謫官奪俸有差
質實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

人段續陽曲人陳相
洛陽人胡侍寧夏人

五月罷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以石瑤為吏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逐禮部
尚書汪俊以怵冕而用席書代之且召張璠桂萼物情
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
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
所受命今既受命于武宗自當為武宗之後特兄弟之
名不容紊故兄受命于武宗自當為武宗之母昭聖而
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為
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夫
情既偏重于所生義必不專于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
安所託乎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璠桂萼之來人心
益駭方廷臣議建廟之日天本晴明忽變陰晦至暮風
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
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冕再疏請罷建廟之議
且乞休復以天變為言帝益不悅遂合馳傳歸瑤初為

吏部尚書剛方謝請託時望大孚而楊廷和有所不悅遂改掌詹事典誥敕以奪其權帝知珤不附廷和欲引以贊大禮乃命珤代冕而

六月以張璠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

是年春萼疏既上廷臣方具議璠復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又具第二疏如璠指且言

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此猶可使與斯議哉二人終身為無父人逆倫悖義若此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

疏同上帝大喜立召赴京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為不道且欲不使與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

尤疾之既而獻帝已追尊本生皇考閣臣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道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

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眾洵

洵欲做先朝馬順故事斃之于廷萼懼不敢出璠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家勛大

喜約為內助時給事中張璠等連劾璠等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所司狎彙送刑部尙書趙鑑即列璠等罪

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璠萼為學士獻夫為侍講學士切責璠鑑學士豐熙修

明世宗嘉靖三年

明世宗嘉靖三年

一

撰舒芬楊慎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瑄等同列
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瑄等以議禮驟貴於是閒罷失職
武夫小吏皆望風
希旨抗論廟謨矣
楊慎字用修廷和人
子張衍慶汲縣人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

帝即位初求治甚銳以字為選郎時有人倫鑒召長吏
部復起林俊于刑部彭澤于兵部孫交于戶部皆海內
重望四人者持正不阿遇事有不可輒諫帝初亦嘉納
之然帝性剛好自用俊既以爭李陽鳳獄不合去會御
史史道補外疑出執政指遂誣許楊廷和宇與澤劾道
挾私澤詆斥道尤力於是言官交章攻澤澤不自安乞
罷而交年已七十亦累疏請老兩人同月致仕獨宇在
位所執漸不見聽復屢爭大禮積忤帝及是張璉桂萼
並為學士宇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于佞倖小人土大
夫一預其間即不為清議所齒况學士最清華而俾萼
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
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
王所重嘗割邸中陽春臺東偏地益其宅後中官
言孫尚書侵地世宗曰此先皇所賜吾敢奪耶

質實

孫交字大恬素為興獻

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
 準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
 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
 言正諫冀得挽回乃竟跪
 伏大呼撼門慟哭尙成何
 景象雖事關君父綱常所
 係甚重然何至勢迫安危
 顧楊慎則以為杖節死義
 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為
 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
 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己
 之名而於國事毫無裨益
 且以桂萼詆斥執政被嫉
 尤深全是徇於私意縱使
 直聲昭著亦何足取明季
 積習相沿幾成錮疾真不
 可救藥矣

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羣臣伏闕諫戍學士豐熙等
 于邊杖員外郎馬理等于廷

帝召見羣臣于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太后命去
 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璫桂萼復列上禮官欺罔十三
 事且斥為朋黨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
 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尙書金獻民少
 卿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為伯考矣吏
 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
 百官伏節死義門此我朝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
 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曰
 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擊之于是九卿二十
 三人翰林二十二二人戶部三十六人禮部十二人兵部二
 郎官吏部二十七人戶部三十五人大理寺屬十一人跪
 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先帝為首者豐熙
 殿命及御史余翺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大
 張璫及御史余翺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大
 寺正毋德純入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夫哭眾皆哭聲
 震闕廷帝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
 故以不預義舉為嫌多為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

明世宗嘉靖三年

蘇詩... 且以... 風... 太... 三... 卿... 人... 懋... 民... 史... 璜... 參... 郎... 慎... 王...

人于獄孟春等待罪越數日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
 俸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等十有七人杖死自是衣
 冠喪氣璵璠等 **質實** 張璵列上十三事一曰三代以前無
 等勢益張 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
 孔子射于豐相之圃斥與為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
 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伯叔父名分有定七曰漢
 宣帝光武俱為父立皇考廟八曰朱子嘗言定陶事為
 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日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
 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于大行壽安
 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
 三日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追馬
 理字伯循三原人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王元正字舜
 卿蓋厓人余翺定遠人余寬浙江臨海人黃待顯莆田
 人陶滋絳州人相世芳安邑人毋德純南充人王相字
 懋卿鄆人案明史何孟春傳九卿二十三人尚書金獻
 民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何孟春朱希周劉玉都御
 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祺通政張
 璜陳霑少卿徐文華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
 參議葛禕寺丞袁宗儒翰林二十二二人則掌詹事府侍
 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涑楊
 慎張衍慶編修王元正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柱章
 王三錫余承勳陸鈺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皋林時給

事曹懷張嵩鄭一鵬王瑄張猥黃重李錫趙漢原謝蕡毛
 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訥御史三十人則王時柯
 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祁杲杜民表楊瑞一英劉
 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繼劉狃張錄郭希愈蕭日韜藍田
 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鼇張日韜藍田
 張鵬翰林有孚吏部十二人則郎中余寬黨承志劉天
 民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勳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
 彭澤張鷟司務洪伊戶部三十六人則郎中黃待顯唐
 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栗登黨以平何巖馬朝卿
 員外郎申良鄭漳顧可人婁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
 安璽王尙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
 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允繆宗周邱其仁祖琚張希尹
 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禮部十二人則郎中余才汪必
 東張德張懷員外郎翁磐李文中張傑主事張鎧豐坊
 乍瑜丁汝夔臧應奎兵部二十人則郎中陶滋賀縉姚
 汝臯劉淑相萬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溱
 黃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
 賞司務李可登劉從學刑部二十七人則郎中相世芳
 張峩詹潮胡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員
 外郎戴欽張儉劉士奇主事祁勅趙廷松熊宇何鼇楊
 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

明世宗嘉靖三年

明世宗嘉靖三年

三

一蘭工部十五人則郎中趙儒葉寬張才衷汪登劉璣
江珊員外郎金廷瑞范總龐滄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
羽車純蔣琪鄭駟大理寺十一人則寺正毋德純蔣同
仁寺副王暉劉道許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
天民鄭重杜鸞廷臣受杖死者明史世宗本紀明實錄
以為十六人何孟春傳以為十八人王思傳以為十七
人蓋思與王相張原毛玉裴紹宗張曰韜胡瓊楊淮胡
璉中良張潔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叙李可登也
按明實錄不載張原故止十六人然考明史原傳云原
再被杖創重卒則王思傳稱十七人者為得其實云

罷武英殿大學士毛紀

紀請宥伏闕諸臣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
紀乃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權可否然後施行
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
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權矣而皆斷自
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罰廷臣動至數百
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
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
心不能自盡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
而深疾者有一于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尚
可一日覲顏朝宁問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

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亢其去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初文錦以拒宸濠得重名既擢巡撫銳意整飭邊政大同北四望平衍寇至無可禦乃議于城北九十里外增築五堡參將賈鑑督役嚴卒已怨及堡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眾憚行請募新丁僚吏咸以為言文錦怒曰如此則令不行矣鎮親兵先往孰敢後新兵素游惰有室聞當發大恐文錦嚴趣之行鑑承風杖其隊長詣邊卒自甘州五衛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無忌至是卒郭鑑柳忠等乘眾憤遂倡亂殺賈鑑裂其屍走屯塞外文錦恐與外寇連令副將陳等招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郭鑑等大懼復聚為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亂卒欲燔王宮王懼出文錦郭鑑等殺之亦裂其屍遂焚鎮守總兵署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脅為帥事聞帝命侍郎李昆往曲赦亂卒擢蔡天祐為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天祐從數騎馳入城諭軍士獻首惡眾心稍定會尙書金獻民總兵官杭雄出師甘肅道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天祐懼急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特遣大臣總督宣大軍務以制其變乃命戶部

侍郎胡瓚借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人以往瓚等未發
 而進士李枝齋餉銀至亂卒曰此承密詔盡殺大同人
 為軍犒也夜中火起圍枝館出牒示之乃解尋復殺知
 縣王文昌圍代王府魯王奏乞赦王急攜二郡王走宣
 府巡按御史王官言亂卒方囂大帥兵壓境是趣之叛
 也請亟止禁軍容臣密圖乃命瓚駐兵宣府頃之天祐
 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五十四人請止京軍勿遣帝責以
 阻撓合必獲首惡郭鑑等既而瓚次陽和勇天祐合千
 戶苗登擒斬鑑等十一人函首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
 父郭庖子復糾徐氈兒等夜殺勇家人又燬苗登家瓚
 言非盡殲不可帝乃切讓天祐召勇還京以故總兵朱
 振代之勅瓚仍駐宣府居無何天祐捕戮徐氈兒等瓚
 等遂班師明年正月李昆等上章言庖子潛逃塞外必
 為後患帝將遣使勸會瓚還京言逃卒無足患帝乃罷
 勸官勿遣庖子復潛入城夜焚振第明旦天祐閉城大
 索獲庖子及其黨三十四人悉斬以徇盡宥脅從眾乃
 大定**質實**五堡曰水口宣寧只河柳溝樺溝地在今天同
 封傳至其孫俊橫孝宗十二年襲封嘉靖六年薨始
 除代王蓋懿王俊杖也孝宗十二年襲封嘉靖六年薨
 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胡瓚字伯珩永
 平人李枝扶溝人王官寧夏左屯衛人

發明

張文錦以邊政廢弛銳意整飭不可謂非是惟御之無素持之太急且以二千五百家之鎮卒倉猝遠徙戍堡以致驕兵悍卒煽眾為亂耳然邊卒之敢于倡亂實狃于甘州之變朝廷所以處五衛者太輕自非痛加懲創蔓實難圖乃事聞于朝仍以曲赦為弭亂之策無怪乎反側之徒益無所顧忌一再撫之而亂猶未定幾與唐代藩鎮之禍無異雖其後首惡就誅人心稍戢曾不數年總兵官李瑾督役浚渠竟為後卒所殺而撫順廣寧縛指揮囚辱巡撫者相繼而起姑息養奸之害一至此歟

以賈詠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即位詠為禮部侍郎奉命詣承天上獻皇帝尊號賜白金文綺尋改吏部掌詹事典誥敕及是晉禮部尚書人閣詠為人長者在政府無所建白充位而已

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

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

尊稱由是遂定大學士石琚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于心者心所不

安而不可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為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于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悅戒勿復言

土爾番寇肅州命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往禦之

土爾番比歲逼貢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巴雅濟事至是莽蘇爾忽以三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疇聞之即自甘州晝夜馳入城守禦而告警于朝帝命獻民總制軍務充總兵官率師西討比至蘭州九疇已擊破賊斬塔實鼎其分掠甘州者亦為總兵官姜夷所敗賊遁走獻民遂再上捷引還

質實

杭雄字世成世

為綏德衛總旗遂為綏德人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三為總制温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遼東賊作亂主事王冕死之

冕初為萬安知縣與王守仁平宸濠守仁封新建伯而冕未及叙坐他事落職既而錄前功擢兵部主事巡視山海關會遼東妖賊陸雄李真等作亂突入關侍吏欲扶冕趨避冕不可曰吾奉命巡視且有親在急趨母所執兵以衛賊至母被傷冕奮前救之被執脅以刃大罵遂見害詔贈光祿少卿有司祠祀

質實

字冕服

配

四年春三月仁壽宮災

昭聖太后宮也是年秋方命修建以歲災民困欲止其役大學士費宏等言昭聖太后久處別殿意或不安以漸修復庶足彰陛下之孝帝曰皇伯母孝奉不可缺小民亦當愛念未幾召採木侍郎王軌還京工竟罷

實

王軌江都人

夏五月復傳奉官

帝即位盡斥先朝傳奉官已太監邱福潘傑等死詔官其弟姪錦衣司禮太監張欽死以其家人李賢承廕兵

部尙書金獻民先後執奏帝皆不聽然間有傳奉猶不
 至累數十人錦衣千戶王邦奇者初在武宗朝黃緣得
 官挾勢構害甚眾既以冒濫汰去至是與其黨李全等
 詭詞奏辨下兵部議獻民言全邦奇等足不履行陣而
 坐論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躡躡顯秩陛下登極汰去者
 三百餘人人心稱快萬一侍端再啟則前詔皆虛將來
 奏擾有何紀極帝竟授全等試百戶獻民復奏曰令出
 惟行弗惟反今以小人奏辨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
 右私壞祖宗法竊為陛下惜之望
 仍斥全邦奇等以息人言卒不聽

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室廷臣惡之出為平涼主簿
 屢被上官撈笞求內改帝擢為光祿寺署丞於是復申
 前議請崇祀獻皇帝于太廟章下廷議席書率羣臣言
 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三
 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為天子淵妄為諛詞乞寢
 其奏敕令再議書等言將置主于武宗上則武宗君也
 以臣先君分不可僭置武宗下則獻皇叔也以叔後姪
 神終未安在廷諸臣于稱考稱伯異同相半今耐廟之
 舉無一人以為可者時張璉亦言孝子之心無窮分則
 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為之入

于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為書復密
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為百
世之室何不可卿乃怯眾飾奸邪書知帝意不可回遂
請于皇城內別立一廟前後寢如文華殿制出入不與
太廟同門座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
以成禰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一統之嫌詔可親定名曰
世廟而世室之議乃寢

秋八月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鎮討誅之

田州自洪武以來岑氏世為土知府孝宗時猛與思
岑濬構兵濬攻陷田州猛遁走總督潘蕃討誅濬朝議
田州思恩俱改設流官降猛千戶徙福建正德初猛賂
劉瑾以同知攝府事撫輯遺眾覲復祖職後從都御史
陳金征江西流賊所至剽掠為民害尋以賊平論功進
指揮同知非猛本意願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
上思州之役總督張嶺徵其兵不至以狀聞於是巡撫
盛應期巡按謝汝儀議調官軍討猛詔報可會應期以

他事去命鎮往代汝儀與鎮卻乃誣鎮之子涑納猛萬
金力勸其父議撫且詭為涑家書獻之鎮惶恐遂剋期
進勦鎮知猛婦翁歸順知州岑璋以女失愛憾猛因令
都指揮沈希儀結璋為內應大發永順保靖兵以希儀
及別將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統之分道並入猛門乞憐
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自明不反陳軍門乞憐
察鎮不聽督戰益急身與總兵官朱麟等連破其數砦
猛子邦彥潰大呼曰兵敗矣邦彥兵亦潰官軍大破之
人忽自潰大呼曰兵敗矣邦彥兵亦潰官軍大破之
斬邦彥猛奔歸順璋誘而斃殺之以其首獻田州平
實歸順元州明初廢為歸順峒考宗九年復置土州屬
實鎮安府嘉靖初改直隸州本朝初屬思恩府雍正
七年改設流官仍屬鎮安府姚鎮字英之慈
谿人子涑字維東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

冬十二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先是帝命席書輯大禮集議書言近題請刊布多係建
言于三年以前若臣書及聰等獻夫韜所正取者不過
五人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
院經歷黃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
連及楚王棗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
時建議若監生何淵土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

丙戌

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罷職投閒之夫
建言于璫等召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
切不錄其錦衣百戶聶能遷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
三年二月三月未經探入今二臣奏乞附各應如其請帝
從之及是書成進書太子太保以璫等為詹事獻夫韜
為少詹事諸與議者皆進秩因詔大禮已定自今有假
言陳奏者**質實**楚王榮滅楚昭王五世孫正德七年襲
必罪不宥**質實**封棗陽王祁鈺襄憲王第三子正統八
年始封再傳為榮肅王祐樞孝宗十六年襲命一
封黃宗明字誠甫鄞人黃紳字宗賢黃巖人

閏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二月振京師饑

命發郡縣倉庾及太倉錢穀振之是年八月振湖廣饑
十月振南畿浙江災免稅糧物料山西四川被災稅糧
亦並蠲免

三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言邇者守令遷轉太頻政多苟**質實**廖
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字時陳
東光人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楊一清立朝何不失為正
入乃當大禮議起竟寓書
門人盛譽張璵冀其聞而
援引即一端已足際其生
平揆諸大臣進退之道又
豈當如此詭遇邪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于太廟世廟

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璵疏寓書門人喬宇曰
張生此議聖人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
故璵等皆喜一清而帝為世子時獻王嘗稱劉大夏李
東陽及一清為楚之三傑心識之既即位以邊陲事重
起一清為總制眷未已也及書璵等用事書弟檢討春
故由御史改用武宗實錄成大學士費宏議出春為僉
事書遂與宏有隙璵等驟貴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
示裁抑璵等大怨亦力排宏御史吉棠因請召還一清
以消朋比帝以議禮故欲藉一清箱眾口遂命一清為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既入見加少師仍兼太子太
傅恩禮甚渥 **質實** 明史席書傳弟春由庶吉士授御史以
兄為都御史改翰林檢討吉棠丹陽人

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璵桂萼俱援廟見
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及禮部侍
郎劉龍爭之不得石琚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
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

亥丁

不輕入况后妃乎璵萼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
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
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議且陰陽有
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下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
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

質實 劉龍襄 垣人

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韃靼自榆林入寇後歲犯邊然不敢大入前二年春其
別部駐西海者以萬騎寇甘肅總兵姜瓖禦之斬其魁
乃引去至是兩寇宣府參將王經開山先後戰死及秋
又以數萬騎犯寧夏塞尙書王憲總督兵官鄭卿等敗
之斬三百餘級明年復三犯邊時小王子控
弦十餘萬多蓄貨貝富強特雄于諸部矣

質實 王憲 字維

罷大學士費宏石琚

張璵桂萼既與宏有隙日毀宏于帝宏上書乞休言璵
萼挾私怨臣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實
錄則怨不為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為教習則又怨璵
萼疑內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採物望上稟聖裁非

可專擅璫莠日攘袂搯腕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
 齟齬祈賜骸骨不允及璫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
 掌奮武營璫遂劾宏劫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優詔
 慰留然終不以譴璫等璫益恣日夜求逞私憾於是
 奸人承璫終不以譴璫等璫益恣日夜求逞私憾於是
 事初邦奇以遺詔裁革傳奉官削千戶怨楊廷和既復
 職為彭澤所抑則又怨澤乃言哈密所失國土爾番內侵
 由澤賂番求和廷和殺舍音和珊所致請誅此兩人庶
 哈密可復邊境無虞下兵部勘狀水報邦奇復言宏石
 珪俱廷和奸黨嘗夜過楊一清所欲為彌縫而廷和子
 兵部主事惇藏匿故牘令前後奏辭皆不得驗又澤弟
 冲與廷和壻修撰余承勛鄉人侍讀葉柱章交關請屬
 並當速治奏入璫等欲藉此與大獄復內訌于帝帝信
 之斥廷和澤為民盡置惇等于大理復內訌于帝帝信
 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勲閣臣宏珪乃百寮之表邦奇心
 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株
 連益多臣竊為國家大體惜也帝得疏怒言為大臣游
 說并收繫言親鞫于午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既罷下
 五府九卿議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帝
 切責之然獄亦由是解而宏珪憤為奸人誣讒求去益
 力帝許宏馳驛歸銜珪素鯁直責其歸怨朝廷失大臣
 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襪被車一輛而已都人歎異

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珣者自珣及楊廷和蔣冕毛紀相繼以強諫罷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質實譚綸新寧伯忠之曾孫嘉靖四年襲封余承勛矣質實青神人葉桂章名山人楊言字惟化鄞人顧仕隆鎮遠伯成五世孫

孝宗十七年襲封

召謝遷復入閣

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見張璁曰恣心弗善也不欲與之共事亦力舉遷帝遣行人齎手敕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

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致仕聞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彥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諡文靖○健器局峻整學問深遠在閣時同列李東陽以詩文引○健器局峻整皆抵掌談文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以翟鑾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嘉靖欲相張璁已為徇於私意若翟鑾資望既淺素

無表見更不足以塞眾望
徒以中官延譽擢廟綸屏
是豈進用大臣之道况鑿
為涓人所稱譽則其平日
依附僉邪可知嘉靖方欲
抑制宦官顧於命相大事
惟若輩之言是聽又豈能
防微杜漸者乎

帝意欲相張璉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璉不與
會中官多譽鑿遂用之揚一清以鑿望輕請用羅欽順
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辭不拜

時張璉桂萼以議禮驟貴營私植黨屏逐正人欽順
與同列屢召不起○欽順家居杜門潛心格物致知之
學力辨釋氏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
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于心無見于性今
人明心之說混于禪學不知有干
里毫釐之謬因著困知記六卷

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姚鎮既誅岑猛平田州乃請改設流官留參議汪必東
僉事申惠參將張經以兵萬人鎮其地而以知府王熊
兆署府事會必東惠皆移疾他駐惟經熊兆在府兵勢
分防守稍懈於是猛黨盧蘇王受等乃為偽印誑言猛
不死且借交趾兵二十萬以圖興復蠻民信之聚聚薄
府城經出擊兵少不敵欲引還而城中陰為內應呼噪

四出官軍腹背受攻力戰不支突圍渡江走賊逼其後
 爭舟溺死者甚眾賊沿江置關索伏藥弩夾岸並起官
 軍且戰且行失士卒三四百人賊遂入據府城燒倉粟
 以萬計巡按御史石金上其事劾鎮失策罔上並論前
 撫盛應期生事召釁而給事中鄭自璧因請仍檄湖廣
 永順保靖兵并力勦賊帝以四方兵數萬方歸休豈可
 復調命鎮再計機宜以聞時盧蘇雖據府叛猶聲言就
 撫遣人迎署府事王熊兆而其黨王受糾眾萬餘攻據
 思恩城執知府指揮等官已而釋之亦投牒上官佯聽
 撫鎮以兵未集姑受之以緩其謀遣諜者檄諸土官勒
 兵自効且責失事守巡參將等官立功自贖復疏調湖
 廣永順保靖及江西贛州福建汀州兵具會于南寧并
 力進勦帝以蠻亂日久鎮巡官受命大征未及殄絕輒
 奏捷散兵使餘孽復滋罪不容逭姑赦前過益圖新功
 乃起兵部尚書王守仁總督軍務同鎮討之鎮以守仁
 才足辦賊當專其事權自乞休去時蘇受既入思恩封
 府庫以賊兵守之自率眾攻武緣守巡官率兵至思恩
 思恩千夫長韋貴徐伍遣壯士由間道入城為內應夜
 引官兵奪門殺賊二十餘人收府印及庫藏因招撫城
 中未下者而蘇受方攻武緣甚急參將張經堅拒守
 鎮守頭目許用與戰斬其渠帥一賊見援兵大集始
 遁去守仁至南寧道中見受等勢盛度亦未可猝滅上

疏極陳用兵之非且言田州鄰交陞深山絕谷悉獠獠
盤據必仍設土官可藉其兵力為屏蔽若改土為流則
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與守仁議不
合令再定計尋守仁抵潯州與石金及藩臬諸將領會
議皆云撫之便乃悉散遣諸軍留承順保靖土兵數千
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比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
大喜遂遣使乞降守仁合諸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
多詐恐給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
營撫其眾七萬因上言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
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自署州事分
設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
質實 汪必東崇陽人申
約束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梅人鄭自璧字
采東祥符人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時京察拾遺桂萼為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
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于拾遺後互相糾劾請舉
行如制吏部侍郎孟春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圖報復
不可信帝終用萼言趣速舉孟春以御史儲良材等四
人名上帝獨黜良材而特旨斥鄭自璧等數人自璧素
敢言權倖側目或中以蜚語故被斥已而良材辨疏力

言官職司風紀遇有奸貪
不法原許隨事糾彈若令
其彼此互相論劾非攻訐
異己即相詢同官分門植
黨之風蓋自此而熾桂萼
此奏不過藉圖報復嘉靖

不察遂爾偏聽生奸致小
人得借以中傷善類朝政
如此復何由使奸黨斂跡

詆廷和指孟春為奸
黨莠即奏復其官

質實

孟春澤州人儲
良材馬平人

秋八月下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四十六人于獄賈詠罷

初崞縣人李福達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成山丹衛逃還
更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復逃居洛川以
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
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扶重貲往來徐溝間輸粟得
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大信幸其仇薛
良訟于巡按御史馬錄錄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
益信勛為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日
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錄奏詔責勛對狀勛
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中王糾鄭一
鵬程輅常泰劉琦鄭自璧趙廷瑞沈漢秦祐張達陳臯
謨御史程啟充盧瓊邵嗣高世魁任潛南京御史姚鳴
鳳潘壯戚雄王獻評事杜鸞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
交章劾勛謂罪當連坐助再自訴以議禮觸眾怒為言
帝心動勛復乞張璠桂萼為援璠萼素惡廷臣攻已亦
欲借是舒宿憤乃合謀騰蜚語曰諸臣內外交結借端
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
益急帝愈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
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

言而止仍下廷鞫頤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
 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錄潮及前問官布政使
 李璋按察使李珣僉事章綸都指揮馬牙等時璋珣已
 遷都御史璋巡撫寧夏珣巡撫甘肅皆下獄廷訊乃反
 前獄抵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芻署刑部
 署都察院獻夫署大理寺覆讞之乃盡下尚書願壽侍
 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
 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泌寺丞汪淵獄嚴
 刑推問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
 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慰問書帝責詠詠引罪
 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芻等上言給事中琦泰郎中仕
 聲勢相倚扶勢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科一鵬祐漢輅
 訐事鸞御史鳴鳳壯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達
 御史世魁方幸寅就死得誣助謀逆黨附連名同聲嫁
 禍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誣上行私請大奮乾斷以彰
 國法帝納其言并下諸人獄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卿汪
 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再鞫偵者
 告芻以聞亦逮問芻等遂肆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
 人罪璉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構成冤
 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成極邊遇赦不宥
 者五人璋珣綸豸前山西副使少卿文華謫戍邊衛者
 七人琦達泰瓊啟充仕及知州胡偉為民者十一人賢

科一鵬祐漢輅世魁涪鳴鳳相鸞革職別住者十七人
 頤壽玉啟潮文莊沐必淵元錫才偕仲賢潤壯雄及前
 大理丞毛伯温其他下巡按逮問者副使周宣等五人
 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必欲寘重辟獻夫曰張寅
 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赦不服楊一清復力爭乃減死
 永成烟瘴地緣及子孫遇赦不宥薛良抵死眾證皆成
 張寅還職帝以璫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
 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方璫等反福達之
 獄舉朝雖不直璫等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
 至四十五年正月四日大盜蔡伯貫就擒自言學妖術
 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李午之孫其
 父曰大禮世習白蓮教惑眾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
 由是福達**質實**嶠漢縣明屬代州今因之山丹衛元山
 獄始明**質實**嶠漢縣明屬代州今因之山丹衛元山
 為山丹縣屬甘肅州府明洪武中置衛屬陝西行都司今
 臨榆縣屬永平府洛川姚秦置明屬鄜州徐溝金置明
 屬太原府今皆因之太原衛明屬鄜州徐溝金置明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江潮貴溪人王科字進卿涉縣人
 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程輅績溪人常泰徐溝人劉琦人
 字廷珍洛陽人趙廷瑞直隸開州人沈漢字宗海吳江
 人秦祐臨清人張遠字懋登餘姚人陳臯謨代州人邵
 幽東陽人高世魁閩縣人任涪堂邑人姚鳴鳳莆田人

一	二	謂	不	威	陛	達	疏	科	壁	蓋	趙	案	江	三	吳	華	安	景	文	潘
下	也	謀	能	者	下	之	時	道	等	桂	廷	是	人	河	縣	陰	人	寧	陝	壯
立	謂	反	明	變	欺	獄	卽	共	故	萼	瑞	獄	胡	人	人	人	王	寧	西	浙
黨	薛	罪	於	其	蔽	陛	觸	劾	不	等	陳	成	偉	司	汪	張	啟	人	咸	江
傾	良	是	詞	詞	者	下	帝	中	入	指	臯	凡	京	馬	淵	字	景	人	寧	山
郭	言	哀	訪	肆	其	駮	怒	旨	爰	名	謨	前	山	相	上	昭	直	劉	陰	陰
勛	弗	矜	緝	其	讒	勘	斥	降	書	劾	邵	後	人	會	饒	黃	隸	仕	人	人
出	可	而	者	再	詭	再	為	二	且	言	幽	所	毛	稽	人	臨	開	中	威	金
也	聽	至	淆	三	諛	誠	民	級	考	官	王	爭	伯	人	張	汾	州	部	雄	華
始	三	于	其	古	者	帝	樞	外	明	十	獻	福	溫	注	賢	人	人	人	金	人
而	也	所	真	帝	溷	王	疏	調	史	四	唐	達	字	元	湯	嘉	章	唐	華	人
王	謂	疑	故	帝	其	欽	最	已	自	人	樞	事	汝	錫	陽	嘉	人	王	王	王
良	李	一	臣	王	說	恤	得	調	壁	及	六	者	厲	字	曲	與	字	王	王	王
李	瑗	也	下	欽	固	盛	是	江	及	郎	人	悉	吉	天	人	被	承	王	王	王
李	瑗	謂	惑	恤	位	心	獄	陰	唐	中	不	被	天	啟	閔	株	之	王	王	王
鉞	初	天	滋	盛	者	而	要	丞	樞	司	與	連	人	源	楷	連	長	王	王	王
從	牒	下	甚	心	甚	而	領	去	傳	馬	王	科	周	任	任	連	壽	王	王	王
之	己	下	而	而	者	而	畧	而	時	相	科	等	宣	邱	任	連	人	王	王	王
其	明	之	是	諸	而	而	日	而	自	未	等	同	余	人	任	連	劉	王	王	王
意	四	疑	非	其	而	而	李	而	壁	及	同	罪	才	人	任	連	文	王	王	王
何	也	有	是	口	而	而	福	而	因	自	罪	內	內	人	任	連	莊	王	王	王
為	謂	六	卒	畏	而	而	上	而	上	自	罪	內	內	人	任	連	莊	王	王	王

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
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
文秘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于進祿等
其原何自鉞伏誅于前進祿敗露于後反狀甚明故陝
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
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
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頭禿或證辨鄉音如
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始認于杜文柱是其姻
識之矣質證于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之
高尙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三言于石文舉等是
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
路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
所言張寅卽福達卽李午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况
福達蹤跡謫密點慧過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
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許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
厚朴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
李福達無龍虎形殊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貞戶內實
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伏荅李午名遂苟
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册始收
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
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荅乃于左廂都
追察又以李午爲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耶則軍籍之

無考何足據也况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殊砂字安
知非前此假之以惑眾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
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
福達既改名張寅郭勛從而信之亦事所有其為妖賊
餘黨固意料所不能及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
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
用疑五也鞠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
何事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等
讐也則高尙節石文譽非讐也曰魏泰劉永振讐也則
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
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
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其後定欽明大獄錄惡樞
辭辨晰刪
之不載云

發明

李福達之獄眾證確鑿本無可疑郭勛以畏罪
而庇姦嘉靖亦未始不悉其故乃以議禮觸眾
怒一言中其所忌遂改命璉芻獻夫署三法司覆讞
則不待爰書之定而早知是獄之必顛倒而反覆矣
璉芻輩藉端報復鍛鍊株牽小人變亂黑白何所不
至乃以君臨天下者緣議禮積憾臣工借福達之獄
而使璉芻得申其志雖奸人漏網眾正負冤皆所不
恤然且賞平反之功頒欽明之錄必欲箝眾口而獨

行其是易曰訟元吉王弼謂處得尊位用其中止以斷枉直故訟元吉也中正之不用訟何由吉哉

九月以桂萼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特自萼始甫踰月遷吏部賜銀章二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令密封言事與輔臣埒萼既得志日以報怨為事廷臣莫不畏其兇威

下刑部郎中葉應驄等于獄

先是給事中陳洗素無賴家居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許元翰謫戍元翰撫洗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冤錄洗由是不齒于清議尚書喬宇出之為湖廣僉事洗恚甚見張璁桂萼輩議禮驟顯洗乃以舊官上疏言璁等議是宜急去木生之稱因詆宇及文選郎夏良勝銓法不平帝即還洗職謫良勝于外洗恃議禮合帝旨輒遍劾大臣凡已所不悅者悉指為邪黨璁萼大悅遂引以擊異己于是御史張曰韜戴金藍田特疏劾洗且封上元翰辨冤錄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洗聽劾洗奏羣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一錦衣往洗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應驄與焚香誓天乃往會御史熊蘭涂相等雜治具上洗

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十三
 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洗懼亡詣闕申訴帝持
 應驄奏不下尙書趙鑑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
 御史鄭本公等連章執奏帝不得已始命覆覈郎中黃
 縮力持應驄議席書萼為居間不能得邀聰共奏謂洗
 沐及鑑一貫更爭之不聽未幾大禮書成并原洗妻子
 應驄尋遷吉安知府母喪歸至是聰萼益用事而萼方
 掌刑部廷臣馬錄等以劾郭勛下獄洗謂乘此故案可
 反也上書許應驄等萼因訟洗冤遂逮應驄等于獄詞
 連四百人九卿及錦衣衛廷訊應驄對曰某所持者王
 章耳必欲直洗惟諸公命刑部尙書胡世寧等心知洗
 罪重而懲前大獄不敢執會是日黃霧四塞獄弗竟次
 日又大風拔木詔停刑乃當應驄按事不實律斥為民
 洗復冠帶猶憾應驄不已越數年又令人誣奏應驄戍
 獄時酷殺無辜二十餘人按驗無實帝特謫應驄戍遼
 東是獄始終八年凡攻洗及治洗獄者無不得罪逮
 捕至數百人天下益惡聰萼輩恣橫羞言議禮臣矣
實葉應驄字肅卿鄆人陳洗潮陽人張曰韜字席珍
 田人戴金漢陽人藍田卽墨人熊蘭涂相皆南昌人
 解一貫字曾雅交城人鄭本公肅州衛人黃縮息人
 同時有兩黃縮一為黃巖人侍郎孔昭之孫歷官禮部

子戍

尙書初附張璠論大禮晚背璠附夏言人以傾狡目之一卽息人力持葉應驄議者是也正德中爲刑部主事諫南巡受杖歷郎中出知紹興府有惠政被徵時士民哭震野爭致贖止取二錢至京下詔獄瘐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張祐上蔡人

冬十月以張璠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

璠自釋褐至入閣僅六年時楊一清爲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璠嘗諭璠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璠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賜二章曰忠貞貞一曰繩愆弼違因并及一清等璠初爲學士諸翰林恥之不與並列璠深恨之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璠請自講讀以下量材外補于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餘人并罷選庶

質實

汪佃人

七年春正月逮前御史陳九疇于獄謫戍極邊削奪前尙

書金獻民彭澤職

初正德中土爾番謀取肅州遣所親信者充貢使入關
 為內應九疇時為副使調知之捶殺其使者和卓繼哲
 爾械舍音和珊送京師番人知事洩斂兵去肅州得安
 帝即位楊廷和奏誅舍音和珊而用九疇為甘肅巡撫
 三年秋番人入寇九疇擊斬塔實鼎音寇敗遁都指揮
 王輔言莽蘇爾伊蘭俱死礮下九疇喜元兇殄滅遂以
 聞尋二人上表求貢帝怪且疑獻民至蘭州寇已退再
 奏捷帝頗知其冒九疇功然皆未發也及王邦奇憾楊
 廷和彭澤假哈密事許兩人誤國帝遣給事中錦衣至
 邊勘狀未還報而獄解會番酋伊蘭復來求貢且騰蜚
 語謂九疇冤殺和卓繼哲爾等故犯邊報怨吏部尚書
 桂萼以前獄未竟不得殺廷和澤知帝方疑邊臣虛妄
 計可因九疇復興大獄乃脅禮兵二部同上議曰番人
 上書者四輩皆委咎前吏雖詞多矯飾亦事發有因宜
 嚴覈九疇等激變狀大學士楊一清以事既前決請無
 追論帝不聽下手詔數百言切責九疇而戒一清勿黨
 庇遂遣官逮九疇逮至下獄萼必欲殺之并株連廷和澤
 餘人至是九疇逮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殺
 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殺
 世寧乃上疏為九疇訟冤言番人變詐妄騰謗讟以誣
 害我謀臣夫其蓄謀內寇為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
 番約為內應非九疇先幾奮侈使彼敗謀而退則肅州

孤城豈能復保臣以為文臣有勇知兵忘身殉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深息而欲殺也惟聽部將妄報以莽蘇爾等為已死則其罪有不免耳疏入帝意稍解乃減死戍極邊獻民澤等皆落職廷和得免

二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楊廷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今邊陲急人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憲總制三邊

三月大學士謝遷罷

遷之赴召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數月即求去帝待之愈厚天寒免朝參除夕賜詩及以病在告則遣醫賜藥餌光祿致酒餼使者相望于道而遷乞歸益力乃允其致仕

夏四月甘露降告于郊廟

南贛巡撫汪鋌奏所部有甘露降為帝仁孝之感帝喜遂告郊廟是年春靈寶人言黃河清者五十里遣太常往祭告御史周相疏諫帝震怒下之獄于是告祥瑞者踵至矣

質實

靈寶唐縣明屬陝州今因之靈寶黃

河自陝西華陰界潼關折而東流逕河南陝州閿鄉縣北又東逕靈寶縣北又東逕陝州城西北三里又東入河南府澠池縣界汪鉞字宣之婺源人周相鄞人

六月頒明倫大典于天下削前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

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聰請彙為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譴謫志陛下之明斷既得請聰復引疾求退以要帝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目故要畧方進讒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帝優詔慰留之及是書成各日明倫大典帝自製序弁其首命聰為後序刊布天下敘功加聰少傅萼少保霍韜方獻夫等皆進官而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蔣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為民

雲南叛蠻平

初尋甸土知府安晟死兄弟爭襲遂改置流官土舍安銓失職因作亂巡撫傅習檄守巡官討之大敗尋甸嵩

明皆陷知府馬性善棄城走銓勢方張而鳳朝文復起
 朝文者武定土舍也時武定土知府鳳朝文坐事留
 雲南朝文給其眾言詔已戮官軍將滅其部黨諸蠻信
 之悉從為亂殺同知以下官舉兵與銓合滇中大擾朝
 議以歐陽重代習既又命伍文定為兵部尚書提督雲
 南四川貴州湖廣軍討之適芒部土酋普奴亦叛并以
 屬文定未至重督兵擊敗賊而遣詔母子還故地蠻民
 相顧錯愕咸投詔降朝文計窮敗奔東川為追兵所及
 磔死銓眾猶盛遁據尋甸故巢列若數十官兵分哨夾
 攻之諸若先後破乃併力攻拔其老巢銓竄入芒部為
 土舍祿慶所執賊平是役也生禽渠賊千餘人斬首二
 千九百餘級俘獲男婦千二百餘撫散蠻黨二萬有奇
 奪器械牛馬無算捷書既奏而文定至乃移師征普奴
 會有言芒部不當用兵者遂召還尋四川巡按御史戴
 金復上言叛酋稱亂之初勢尚可撫文定決意用兵一
 無顧惜飛芻輓糧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尚不肯已臣
 愚以為文定可罪也尚書方獻夫李承勛因誅文定好
 大喜功傷財動眾乃令致仕文定忠義自許遇事敢為
 不與時俯仰芒部之役憤小醜數亂欲**質實**尋甸古滇
 為國伸威為議者旁撓以故功不克就**質實**尋甸古滇
 蠻居之號仲劉濫源部後為烏蠻裔斯丁所奪號斯丁
 部蒙氏為尋甸至段氏改仁德部元初置仁德萬戶府

後改府明為尋甸軍民府今為尋甸州屬曲靖府武定
唐羈縻宋州地後沒于蠻元初內附置武定路明洪武
中改武定軍民府今改武定州直隸雲南省
省傳習進賢人歐陽重字子重廬陵人

秋七月王守仁平斷藤峽徭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徭復熾上連入寨下通仙臺花
相諸峒盤互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
州還兩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
仁乃留南寧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軍突進
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
賊復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搗平八寨于是藤峽復平
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
則以手詔問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訾及其
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聰等薦故
不善守仁以聰強之後等對守仁之起由聰等薦不相
芻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
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
能無遷怒芻遂顯諷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
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徭為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
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
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

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
受命征入寨夫大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
可也况守仁固承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
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
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
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
此疆圉有事誰復為陛質實八寨思吉周安古卯古蓬
下任之帝報聞而已質實八寨思吉周安古卯古蓬
益龍哈唏咳為十寨今廣西思恩府上林縣北有周安
鎮明時為八寨之一仙臺花相諸峒在潯州平南縣北
廻環相屬兩江謂左右江也牛腸六寺等寨在藤峽迤
西橫石江亦曰橫水江在潯州武宣縣東南柳州右江
上源諸水至此合流而東
即大藤峽林富莆田人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

諡悼靈皇后
後改諡孝潔

十一月立妃張氏為皇后

初封順妃至質實皇后張氏史不詳其地望毛奇齡形
是册為皇后史拾遺記后父楫錦衣衛指揮僉事

土爾番寇肅州王瓊請令人貢詔許之遂棄哈密

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土爾番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
 固邊防帝可之因拘繫其前後使者數十輩及九疇得
 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議已定番酋伊蘭
 者本曲先人幼為番掠去長而黠健阿里以妹妻之握
 兵用事久為西陲患是年夏以獲罪其主率所部二千
 人降邊臣處之內地莽蘇爾怒遂引衛拉特犯肅州為
 遊擊彭濬所敗乃遁走復因赤斤使人持番文求貢願
 以哈密城易伊蘭詞多悖謾瓊希張璫桂萼等指必欲
 議撫因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罪以罷兵息民章下部
 議時胡世寧改掌兵部上言番酋變詐多端方許之朝
 貢而寇騎已至河西幾危此開關與通貢利害較然今
 瓊等既言寇薄我城堡縛我士卒聲言大舉以恐嚇天
 朝而又言番方懼悔宜仍許通貢何自相牴牾願無墮
 其術中弛我邊備斯可矣伊蘭本我屬番為彼掠去束
 身來歸事屬反正宜即撫而用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
 至哈密三立三絕今其王已為番酋所困民盡流亡借
 使更立他族彼強則人寇弱則從番難保為不侵不叛
 之臣臣謂立之無益適令番酋挾為奸利耳乞賜瓊鑒
 書令詰莽蘇爾入寇狀如果事出衛拉特則縛其人鑿
 目贖否則羈其使臣發兵往討庶威信並行寇知其斂戢

更敕瓊為國忠謀無狃于通番入貢當以足食固圉為
 長久計封疆幸甚帝深善其言命瓊熟計詳處瓊再疏
 申前請張璠等皆主瓊議遂從之而獨留伊蘭不遣自
 是土爾番通貢如故哈密城印及巴雅濟存亡遂置不
 問莽蘇爾架傲愈甚朝廷不能罪然自伊蘭既降其勢
 漸孤河西稍獲休息哈密後為沙布塔子穆爾瑪哈穆
 特所有服屬土爾番比歲一貢迄**質實**漢西羌唐吐蕃
 隆萬朝不絕然非忠順王苗裔矣
 元設曲先答林元帥府明洪武中置曲先衛地在今
 肅州西南○穆爾瑪哈穆特舊作米兒馬黑水今改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一

江西書局校對

姜應門
吳增壽
歐陽鳳熙
恭校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一

起己丑明世宗嘉靖八年盡
乙未明世宗嘉靖十四年 凡七年

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

自道學之名立儒之好名者雖日侈談理道而無裨實用者多若王守仁之功業表著原不係講學為重輕其致良知之說蓋由尋繹而得非徒探索空虛者比追其後門徒浸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輾轉滋紛漸生異說遂招訾議之口不當專歸咎師傳也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郎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予隆慶初贈侯諡文成守仁天姿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居石榔中日夜譯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眾最著者餘姚徐愛錢德洪山陰王質實按王守仁集所載年譜守仁生於畿學者稱之質實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明史儒林傳婁諒字克貞其學以收放心為居敬之門嘗言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稱之徐愛字曰仁守仁女弟夫錢德洪名寬以字行王畿字汝中愛早卒德洪徹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泰州王艮則出入二氏矣

二月以吏部尙書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萼素與張璠比後二人皆用事積不相下及同居政府遂至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振時
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
有三便曰極貧便振米次貧便振錢稍貧便轉貸有六
急曰垂死急餽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斂
瘞遺棄孩穉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
錢以糶糶興工作以助振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
侵漁禁攘盜禁過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
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緝為書以上詔有司舉行是
年正月振山西災九月免兩畿河南被災
稅糶振江西湖廣饑十一月振浙江災
希元字懋
貞晉江人

三月葬悼靈皇后於襖兒峪

質實

襖兒峪在昌平
州鹿馬山北

卷二十一

質實

張祿平
原人林

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
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
不可沒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諡文忠○廷和性沈靜
詳審為文簡暢有法好考究事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
家言鬱然負公輔望入閣後李東陽謂曰吾于文翰頗
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
稷者廷和力也人
質實 李時字宗
易任邱人
以東陽為知言

秋七月下刑部郎中魏應召于獄

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杜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
死不暇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弑之其鄰亦皆為柱
聲冤詔郎中魏應召覆按實如福姊言具有左驗乃改
坐福東廠奏法司妄出入罪帝怒下應召獄都御史熊
浹執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爭之帝
大怒並下兩人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柱死應召及鄰人
皆遣戍杖福姊百人以為冤時帝方深疾孝武
兩后家柱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帝必欲殺之
召吳縣人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劉希簡漢州人
許讚字廷美靈寶人吏部尚書進第三子也

質實 魏應

發明

張福弒母以誣其里人雖其姊亦詣官泣訴與鄰人同出一詞夫何冤抑之有乃法司覆奏左

證皆符而嘉靖以張柱為夏后家奴遂援東廠之言為據必右福而致柱於死夫外戚之家果其恃勢恣行自當為之裁抑若緣夙憾后家之故遽以偏聽斷斯疑獄廷臣舉不足信獄證舉不足憑竟致冤殺無辜而躬行弒母之人轉得顯逃大戮天討有罪之謂何君人者顧出此耶

八月張璫桂萼罷九月召璫還楊一清罷

先是璫萼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而一清請召謝遷璫萼心憾之遷未至璫已入內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之積不平錦衣聶能遷者故附璫議禮禮成不調怨璫訐其私浙江指揮張浩事下內閣璫欲寘之死一清僅擬戍璫怒上疏陰詆一清又嗾黃綰排之甚力一清再疏引退徵及璫隱事帝手詔慰留因極言璫恃寵不讓良可歎息璫見帝忽暴其短頓愧沮銜一清愈甚及萼入內閣亦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乃請鑒別三臣賢否以定用舍其意特右璫而帝因其奏慰留一清戒諭璫萼然一清知璫萼終必傾已屢求退且言今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向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賜骸骨歸帝不允頃之給事中

張璠桂尊方以逞私報復
 被劾免官而霍韜復敢攘
 臂肆言輒以議禮同進為
 辭欲與之俱去是明知嘉
 靖回護之隱而巧為要挾
 其情殊不可問且進退黜

王準劾璠等引用私人時帝雖已厭等顧眷璠不衰猶
 溫旨慰諭準同官陸燾不勝憤上疏曰璠等兇險之資
 乖僻之學曩自小臣贊大禮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
 宰弼恩隆寵異振古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專權招賄擅
 作威福報復之恩仇璠很復自用執拗多私等外若寬迂
 中實深刻伎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
 臣請姑舉數端言之璠受尚書王瓊賂鉅萬連章力薦
 璠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等納
 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襲伯爵等所厚醫官李夢鶴假
 托進書賁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戶往來常與等家
 人吳從周等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為選郎交通鬻爵
 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又輔臣鄉里
 親戚也銓司要地盡布私人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
 可悉數如致仕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
 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
 京太僕少卿夏尚樸由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
 郎張敵假歷律而結知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和善
 皆等嫺黨相與朋比為奸者也禮部尚書李時柔附人
 逢狎狡多智南京禮部尚書黃縮曲學阿世虛談眩人
 諭德彭澤夤緣改秩躐玷清華皆陰厚于璠而陽附于
 等者也璠等威權既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
 不亟去之兇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為社稷患帝大感悟

陟惟君所命乃云張桂之行勢且及我遂因而攻訐一清其貪詐奸險之情態更無所不至當時議禮諸臣結為朋黨害政恣行韜更小人之尤耳

立罷聰芻列其罪狀詔廷臣以繁準職糾彈不早發與芻所私李夢鶴等俱下法司夢鶴等皆首服於是聰黨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矣遂上疏力攻一清為聰芻辨雪謂陸燾之劾實一清嫉之臣與聰芻皆以議禮進聰芻去臣不得獨留帝心動即召聰還貶準典史燾驛丞而法司治芻私人獄猶不解韜揣帝意已變獄可反攻一清益急誣法司承一清風指羅織成芻罪帝果怒合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尚書周倫于南京以侍郎許讚代讚乃實韜言請削一清籍帝令一清自陳聰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實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允致仕尋法司言夢鶴等假托行私與芻無異詔削夢鶴等籍從周論罪芻復散官

質實

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按明史孫應奎傳嘉靖十一年大計天下庶官王準謫富民典史應奎言都御史汪鋮為聰芻修郤誣以不謹而黜之乞復準官吏部尚書王瓊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是謂王準以大計謫典史不以劾聰芻也然考陸燾王準合傳云聰芻罷準亦下吏謫富民典史稍遷知縣汪鋮希聰指以考察罷之則準實以劾聰芻謫官至十一年又以大計論黜孫應奎傳誤合為一事耳昌化伯邵喜世宗大母邵太后弟世宗立封喜昌化伯明年卒子蕙嗣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久不決尋以

喜兄安之孫杰嗣伯明倫大典成命郭勛頽賜戚晚不
及杰杰自請之帝詰勛錄邵氏爭襲章奏許杰實他
姓請覆勘帝不聽尋革外戚世封奪襲周時望貴谿人
胡森湯谿人王激永嘉人劉麟字元瑞安仁人嚴嵩字
惟中分宜人李如圭禮州人夏尚樸江西永豐人彭澤
南海人與蘭州彭襄毅同姓名初為吏部郎中以浮躁
被斥張璵言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眾
忌今諸臣去澤將以次去臣等澤乃復留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戊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于邊衛

經邦疏言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
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
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
乎邇陛下納陸粲言命張璵桂萼致仕尋以璵議禮有
功復召輔政人言藉藉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若此安
可勿畏夫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
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眾議任獨見
而不以為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
與天下之人共其用之乃為公耳今陛下以璵議禮有
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
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為公禮夫禮為至公乃可萬
世不易設近于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

明世宗嘉靖八年

親之典為至當而欲子孫世守之乎則莫若于諸臣
 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賚子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
 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
 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
 不遷顧不偉與如徒加以三公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
 天人之怒亦非璵等福也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
 上請送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犯

質實

鎮海衛明置今

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時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吏部尚書方獻
 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帝善其
 言下廷臣議由是

質實

安昌伯錢承宗睿皇后弟鐘孫

十一月復召桂萼入閣

張璠既召還儒士蔡圻知帝必復用萼疏頌萼功請召
 之帝乃賜敕令撫按趣上道未至國子生錢潮等復請

襲子維圻嘉靖五年襲封

寅庚

九年春三月皇后親蠶于北郊

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麼敢與聞耶并圻下
吏明年四月萼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參機務

初給事中夏言疏請皇后親蠶以為古者天子親耕南

郊皇后親蠶北郊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召禮官詳考

古制以聞大學士張璁等因請于安定門外建先蠶壇

詹事霍韜以道遠爭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

水源不通無浴蠶所皇城內西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

考唐制在苑中宋亦于宮中宜倣行之帝謂唐人因陋

就安不可法禮部議鳳輦自玄武門出衛軍五千人圍

壇所五千人護行陳儀甚盛明年以北郊出入未便改

築先蠶壇于西

苑後罷不行

質實壇在北郊在安定門外之北西苑先蠶壇

方二丈六尺疊二級高二尺六寸四出陞東西北俱樹

桑柘內設蠶宮令署採桑臺高一尺四寸方十倍三出

陛鑾駕庫五間後蓋織堂牆圍方八丈皇后親蠶儀

蠶將生欽天監擇吉日以聞順天府具蠶母名數送

北郊工部以鉤箔筐架諸器物給蠶母順天府以蠶種

及鉤筐一進呈內官捧出還授之出玄武門置綵輿

中鼓樂送至蠶室蠶母受蠶種浴飼以待命婦文四品

武三品以上俱陪祀攜一侍女執鉤筐皇后齋三日內

執事並司蠶六尚等女官及應入壇者齋一日先一日
 太常寺具祝版祭物羊豕籩豆各六及黑帛送蠶宮令
 是日分授執事女官日未明宿衛陳兵備女樂司設監
 備儀仗及重翟車俱候立武門外將明內侍詣坤寧宮
 奏請皇后服常服導引女官導皇后出宮門乘肩輿至
 立武門內侍奏請降輿升重翟車兵衛儀仗及女樂前
 導出北安門障以行帷至壇內壝東門內侍奏請降車
 乘肩輿兵衛儀仗停東門外皇后入具服殿易禮服出
 至壇司贊奏就位公主內外命婦各就拜位祭先蠶行
 三獻禮女官執事如儀迎神四拜賜福胙二拜送神四
 拜凡拜跪與公主內外命婦皆同禮畢皇后還具服殿
 更常服司賓引外命婦先詣探桑壇東陛下南北向尚
 儀奏請皇后詣探桑位東向公主以下位皇后位東亦
 南北向執鉤者跪進鉤執筐者跪奉筐受桑皇后採桑亦
 三條還至壇南儀門坐觀命婦採桑三公命婦採五條
 列侯九卿命婦採九條訖各授女侍司賓引內命婦一
 人詣蠶室尚功率執鉤筐者從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
 受桑縷切之以授內命婦內命婦食蠶灑一箔訖還尚
 儀奏禮畢皇后還坐具服殿司賓率蠶母等叩頭訖司
 贊唱班齊外命婦序立定尚儀致辭云親蠶既成禮當
 慶賀四拜畢賜宴命婦並賜蠶母酒食公主及內命婦
 于殿內外命婦文武二品以上于臺上三品以下于丹

擗尚食進膳教坊司女樂奏樂宴畢公主以下各就班
四拜禮畢皇后還宮導從如前四月蠶事告成行浴繭
禮選蠶婦中善繅絲及織者各一人卜日皇后出宮導
從如常儀至織堂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布于織婦
以終其事蠶宮令送尚衣織染監局造祭服其祀先蠶
止用樂不用舞樂女生冠服俱用黑既而行禮于內苑
帝謂親耕無賀此安得賀第行
叩頭禮女樂第供宴勿前導

夏四月前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許永曾盜庫金及
歿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詔法司推問張璫從
中主之坐一清受賂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
所賣疽發背卒遺疏言身被污鱗死且不瞑帝令釋職
事不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諡文襄○清博學
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
晚為璫夢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
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

五月作四郊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恩制作之事郊廟百神咸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乃問大學士張璫書稱燔柴祭天又

合祀天地起于鄭氏錯解
帝嘗之文後世遂沿其誤

實則禮經所載制度釐然
嘉靖因夏言建議而分建
兩郊洵能折衷于古霍韜
不知考據乃以王莽偽書
詆之抑知泰壇泰折見于
禮記故不獨周官斷簡可
憑韜說實為謬陋至于羣
臣集議又復聚訟紛紜甚
至中立依違漫無定見豈
所以贊襄大典乎獨是王
宮夜明視天地自宜從殺
而亦並號四郊其稱名究
為非典且既立太社太稷
又因祭法王社之名別立
帝社亦不免繁瀆不經嘉
靖第知銳于改制而不為
前古今以觀會通亦未得
謂之盡善也

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
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于壇
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
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
專祭上帝南北分郊庶侔古制又日月照臨其功甚大
歲一從祀義所不安當並建東西郊與南北郊而四瓊
以祖制既定不敢決帝鏡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
前不吉乃問大學士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禮部
尚書李時時請少需日月博選儒臣議復古制帝復卜
之太祖不吉議且寢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
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議郊社相表裏因
令璉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
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
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之文及
漢宋諸儒之定論以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
制而裁定之此中與大業也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詆
言說非是帝切責之乃敕禮部令羣臣各陳所見且言
汝梅等舉召誥中郊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
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
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此等言論褻慢已
甚又或謂郊為祀天社稷為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
五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

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親地之說非謂
祭社即方澤祭地也璉因錄上郊祀考議一册時詹事
霍韜深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賊偽書不
足引據於是言復上疏言周禮一書手祭祀為詳大宗
伯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燹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
血祭蕝沈醜辜之禮大司樂冬日至日地圜丘之制則
曰禮天神夏至日澤中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南郊自不當
祀從來久矣今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則南郊自不當
祭皇地祇何又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始
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始
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始
費每傾府藏故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
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
太祖之定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故太祖之初制為
可復知太祖之著典乃為可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
錄固太祖之著典乃為可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
是者而已敬天法祖無二道也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
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誣以莽之偽
為邪且合祭以配天地實自莽始莽既偽為是書何不
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為一說耶于
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郊禮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
鉉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

者大學士張璠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
 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山川祭為非
 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
 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祇奉敕諭折衷眾論分祀之義合
 于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禮屋祭曰帝夫既稱具
 為上帝則當屋祭宜仍于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壇
 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于壇分北郊以二至日行事
 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襲已久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
 無人整理而陛下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
 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命戶禮工三部偕言等詣南
 郊相擇禮臣欲于具服殿少南為園丘言復奏曰園丘
 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闕
 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亦宜有所
 區別乞于具服殿稍南為大祀殿而園丘更移于前體
 勢峻極可與大祀殿等制曰可於是分建園丘于
 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以春秋
 分祭而天地分祀之制遂定時言以郊祀既正配位亦
 當更議乃上疏言太祖配郊祀后稷以配天子同列稽之經旨
 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太祖配郊祀后稷以配天子同列稽之經旨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享百有餘年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
 謂洪熙以來二祖配享百有餘年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

敕諭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穀奉太宗
 配上帝于大祀殿閣臣以二祖分配于義未協寢其議
 言再疏乞依前敕旨章下禮部皆曰大祀殿乃太祖所
 創若不得侑享其中恐太宗未安請祀南北郊以太祖
 獨配大祀殿仍並配如故遂依擬行帝又議建雩壇于
 孟夏行大雩禮議太社太稷以句龍后稷配議祀帝社
 帝稷于西苑議祀高禩之神于皇城**質實**大雩明初凡
 東雖皆命下禮官多以獨斷決之或遣官祭告郊廟及
 非常變異或躬禱或露告于宮中或遣官祭告郊廟及
 寢及社稷山川無常儀至是從夏言請建崇雩壇于園
 丘壇外泰元門之東為制一成歲早則禱奉太祖配帝
 社帝稷始名西苑土穀壇帝謂土穀壇亦社稷耳何以
 別于太社稷采帝藉之義改為帝社稷以上戊明以
 祭後改次戊戌在望後則仍用上巳春告秋報為定
 制隆慶元年罷之高禩青州儒生李時鵬請祠高禩以
 禱聖嗣禮官覆以聞帝曰高禩雖生古禮今實難行遂寢
 其議已而定祀高禩禮設本臺于皇城東永安門北震
 方臺上奉皇天上帝南向騂蒼璧獻皇帝配西向牛
 羊豕各一高禩在壇下西向牲數如之禮三獻皇帝位
 壇下北向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后妃嬪至高禩前
 弓韉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后妃嬪至高禩前
 取弓矢授后妃嬪后妃嬪受而納于弓韉王汝梅字濟

明世宗嘉靖九年

元華陽人張崙
英國公懋之孫

秋七月下兵部主事趙時春于獄

時畿內河南湖廣山東山西悉災歲大饑帝方詔羣臣
 修省而希旨者詭言祥瑞廷臣稱賀時春乃上疏曰陛
 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詞面諛蓋自靈
 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鉉繼進甘露今副都御
 史徐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進嘉禾鉉及御
 史楊東又進鹽華禮部尚書李時再請表賀仲斌等不
 足道鉉瓚司風紀時典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帝
 責其妄言且令獻讜言善策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趣
 之於是時春上言當今之務最賞罰所自出勿以逆心
 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所自出勿以逆心
 為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無信一人之
 言必參諸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
 害一則利不必與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
 下享安靜之福矣曰廣延訪宜敝古人輪對及我朝宣
 召之制使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敷納殿陛間羣吏則以
 其職事召問之曰勵廉恥大臣宜待以禮取大節畧小
 過臺諫言是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
 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

或可原宜霈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禮成除謫成
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敢軍之律宜嚴臨陣而退者
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得以戮大
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婚喪
祭之禮絕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
托經懺幻化黃白飛昇遐景以冒寵祿者卽賜遣斥則
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質之質實趙時春字景仁平涼
益怒下詔獄掠治黜爲民人徐瓚永康人揚東
當塗人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張璠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
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人配享廟庭紇及諸
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室
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之帝以爲然因言聖
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
非正禮其諡號章服悉宜改正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
編修徐階以爲不可改帝怒謫階官乃御製正孔子祀
典說宣付史館張璠因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奏之帝
以爲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御史黎貫等言太祖初
正祀典天下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先師孔子如故良

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可
 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雖擬諸天亦不為過自唐尊
 孔子為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儒皆無異詞其辨孔
 子不當稱王者止元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羣言務
 求至當時貫疏中言莫尊于天地亦莫尊于父師陛下
 敬天尊親不應獨疑孔子王號為僭帝因大怒疑貫借
 此以斥其追尊皇考之非詆為奸惡下法司會訊褫其
 職給事中王汝梅等亦極言不宜去王號帝皆斥為謬
 論于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為至聖人宜于孔子為
 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意已備今宜于孔子神位
 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
 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
 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
 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
 伯遵太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為神主其塑像
 卽令屏撤春秋祭祀禮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
 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份至從祀之賢不可不考其得失
 申黨卽申棖釐去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
 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
 盧植鄭眾鄭元服虔范甯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
 修胡瑗宜增入命悉如議行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
 祀帝亦從之于時兩廡從祀凡九十一人而敕天下學

官別建啟聖公祠春秋祭**質實**孔子塑像始唐開元八
祀與文廟同日遂為定制**質實**年明史禮志洪武時宋
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允張璠之
改用木主蓋本濂說其去留從祀諸賢多用弘治元年
程敏政張九功議按敏政疏云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
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
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
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
眾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
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
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
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
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
獻頌為郎不修小節附會圖識以至貴顯蓋左道亂政
之入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注易傳祖莊而范甯
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
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孝經論
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
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
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
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盜徒可為世鑒王肅在
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

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乃母丘儉文欽起
 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
 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
 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要人曰懼其為害
 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瘦之譏盡殺江陵之人
 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于名教得罪非
 小他如鄭眾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其所行亦未能
 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
 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
 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禡爵罷祀鄭眾盧植鄭元服虔
 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
 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
 不復傳于後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等一體從祀至孔
 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
 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
 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枨三
 人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
 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廷從祀申枨封文登侯
 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于此且
 公伯寮懇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蝨騰而孔子稱瑗
 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
 昺注疏朱子集注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

陸九淵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許衡二十九人啟聖公祠
中奉聖父叔梁紇題啟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
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從祀以程昞朱松蔡元
定俱稱先儒某氏黎貫字一卿從化人薛侃字尚議揭
人陽

發明

自唐以後加孔子號為文宣王蓋亦不免史遷

其議頗當乃黎貫輩狃于聞見猶引祖制相爭豈知
孔子以布衣為萬世師欲尊孔子固不繫王號之追
崇璫以議禮見寵恣睢政府伐異黨同為世所詬病
其人固不足取若更定孔廟祀典之議史冊具在又
豈可以人廢言哉

始祀昊天上帝于南郊

禮成大
救天下

十年春正月祈穀于大祀殿

明初未行祈穀之典帝欲更定二祖分祀禮因諸臣固
請乃許于大祀殿祈穀奉二祖配至是始以上辛日舉

唐宋郊祀推恩費至鉅萬
已為謬舉嘉靖方釐定典
章正宜復古制以垂永久
乃禮成而普行大赦復蹈
矯誣妄濫之失且從
此定為常例其縱弛
又何可勝言蓋是時嘉靖
怠氣漸生親郊已成謹事

遂不免粉飾誇張未幾而
祈穀之典且移于大內以
道流祈禱之所而上辛行
事尤為簡瀆不經其于考
禮之初衷又何大相刺謬
呼

行禮畢帝心終以為未當諭張璠曰自古惟以祖配天
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祇奉大
祖配尋親製祝文更定儀注改用驚蟄節禮視大
祀少殺帛減十之一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為定典

更定廟祀遷德祖于祧廟

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祖
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既
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則德懿熙仁四祖太祖
太宗及仁宣英三宗九室已備用禮官議祧懿祖孝武
繼祔祧熙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
猶東向帝欲更定之乃先于九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
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
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以序進
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
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桂萼罷

萼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性猜很好排異已凌虐同官
議禮議獄構害不下數十百人及再召還氣懾不敢復
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帝輒優
旨慰留至是得請歸未數月卒

三月罷四川鎮守太監

帝習見正德時宦寺之禍即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鮑佐麥福黃錦輩雖由與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肆九年秋巡按御史毛鳳韶言雲南鎮守太監滋擾邊徼請勿設便報可及是四川撫按官劾鎮守太監蕭通貪肆復撤還已又從都給事中張潤身言罷鎮守之在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者質實毛鳳韶麻城人於時內臣之勢少殺云質實張潤身成安人

夏四月禘于太廟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獻禘議以為三代而下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譜牒難考宜為虛位以祀庶曠典復行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為顓頊之裔宜禘顓頊帝命廷臣集議咸謂稱虛位者茫無所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為始祖當禘德祖帝卒從言議乃于太廟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質實廖道南字鳴禮如南郊儀定以丙辛歲一行質實吾蒲圻人

五月始祀皇地祇于方澤

禮如南郊儀定以丙辛歲一行質實吾蒲圻人

六月雷震午門

閏六月前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卒

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諡文正

秋七月遣侍郎葉相振陝西饑

發帑金三十萬命相往振之既而相有疾帝召大學士
翟鑾尚書李時等于西苑問誰可代相者時曰劉天和
可鑾曰徐瓚可帝曰唐龍何如皆頓首曰善乃改
龍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三邊俾理振事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

質實

張孚敬罷

孚敬即璉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恃帝眷
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日夜謀構陷會行人薛侃建
議請留親藩賢者以遵祖制畧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
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列聖相承莫之
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就封乞稽舊典擇其賢
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

大計屬稿定以示太常卿彭澤澤與侃及夏言皆同年
 生而澤素附孚敬知孚敬方欲傾言未得間因默計帝
 方祈嗣侃所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此國家大事當從
 侃藁示孚敬為期趣之上孚敬乃先錄侃藁以進謂出于
 中贊之與為期趣之上孚敬乃先錄侃藁以進謂出于
 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
 帝果震怒下獄廷鞫交通主使者拷掠備至侃獨自
 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孫應奎
 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豫給事中孫應奎
 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詔竝下言應奎汴
 詔獄命郭助翟鑿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實
 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伎罔合致仕
 侃為民澤戍大同澤在朝之賈賈縣曹汴巴
 專為邪媚及敗天下快之賈賈縣曹汴巴
發明 張孚敬深忤夏言欲中傷之而未得間彭澤甘
 以示孚敬而外揣知薛侃所陳必逢帝怒遂錄其疏稿
 亦巧矣夫孚敬詭謀傾陷固屬老奸而澤之殺人媚
 人居心尤不可問及至廷鞫事露雖以郭助素黨孚
 敬命之覆訊亦不能為之曲庇迨孚敬罷而澤戍大
 同則害人者適以自害小
 大險譎之技究何所施哉

八月升安陸州為承天府

先是尊崇禮定帝名獻皇帝陵曰顯陵錦衣百戶隨全等請遷顯陵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力斥其謬席書亦再集廷臣議已之至是光祿寺厨役王福等復以為言而巡檢徐震奏于安陸建京師李時極言不可事乃寢遂改州為承天**質實**顯陵在鍾祥縣東十里純德府設鍾祥縣為府治**質實**山陽鍾祥劉宋置萇壽縣隋曰長壽明洪武初省入安陸州是年復制鍾祥縣今為安陸府治趙璜字廷實安福人

九月以禮部尚書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孚敬萇與費宏楊一清相傾軋謹器不已孚敬罷程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帝幸西苑

先是西苑宮殿成宴羣臣以落之及是帝御無逸殿召李時坐講無逸篇程鑾講幽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質實**無逸殿幽風亭李默遊西帝退御幽風亭賜宴**質實**內記仁壽宮門外西南數十步築神祇壇直東為帝社坊凡駕臨亭特駐此坊東北為無逸殿殿南為幽風亭

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主知
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于言至閣臣李
時翟鑾取
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孚敬還朝夏言益用事孚
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十二月戊辰監察御史喻希禮石金于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
為招和致祥不盡于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
惠澤獨議禮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
特賜赦免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罪諸臣
致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
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
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咨謀其
弗協于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
領使精神內蘊根本純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
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

辰壬

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
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
勿御萬幾即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察奏夏
言等言二人無他腸帝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
狀伏罪乃宥之二
質實 喻希禮
人並謫戍邊衛 麻城人

十一年春正月祈穀于圜丘命武定侯郭勛攝事

帝疾不能躬事乃命勛代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祀
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
寧展至三月蓋為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請俟聖躬
痊改卜吉日行禮疏人不聽既而改行于大內之元極
寶殿不設配**質實** 元極寶殿沈德符野獲編嘉靖十年
位遂為定制**質實** 于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壇蓋天
子私社稷也此古史冊所未有自西苑肇興尋建元極
殿為拜天之所而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幾三十年與帝
社稷相終始
葉洪餘姚人

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

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
後封靈璧侯於是開平岐陽寧河東甌四王復延世緒

尋又封劉基九世孫瑜為誠意伯

性鄧愈後為六世孫繼坤

五月以前吏部尚書方獻夫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為吏部尚書羽林指揮劉永昌屢劾大臣獻夫請按治之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頃之給事中薛甲言小人攻訐之風一開則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章下吏部獻夫等議如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不得濤張亂政并諭兩京給事中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時帝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偽得獻夫疏不懌報罷於是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緘羣臣口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郎官倍之獻夫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即報允然猶虛位以俟既而有詔召還獻夫潛入西樵以疾固辭使命再至

質實

西南薛甲江陰人饒秀固

始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
日乃滅編修楊名應詔上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
帝銜之而答旨稱其納忠命無隱名乃復言吏部諸曹
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鉉小人尤也武定侯郭勛
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贊仁粗鄙醜淫數人者羣
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諸臣建言觸
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為請即荷嘉
納而吏部不為題覆以虛文塞責夫此得罪諸臣羣情
以為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偏于怒也真人邵元節猥
以未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
供事遂至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冊
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
其狂愚疏入帝震怒即執下詔獄拷訊鉉疏辨謂名乃
楊廷和鄉人妄思報復故攻及臣為上簡用欲一振
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
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
司窮詰主使名數瀕于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
生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獄侍郎黃宗明等數救之先後
皆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謫戍邊衛時
南京御史馮恩亦上疏以張孚敬為根本之彗汪鉉為

心腹之誓方獻夫為門庭之誓三誓不除庶政終不可
 理帝得疏大怒逮下獄論死比朝審鉉當主筆東向坐
 恩獨向闕跪鉉令卒拽之向已恩起立不屈因與鉉互
 相詬詈夏言等解之乃止及出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
 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
 御史恩子行可年十三號呼乞救無敢言者久之乃刺
 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代父死詞極哀帝
 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恩遂遣戍雷州 **質實** 晉書天
 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故黃道經其
 中七曜之所行也楊名字實卿遂寧人陳道瀛涑水人
 金贊仁大興人邵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程
 文德永康人馮恩字子仁松亭人子行可以孝行旌尋
 舉鄉薦

張孚敬罷

帝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猶慰留之給事
 中魏良弼劾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
 手敬疏辨言良弼秦鼂劾孚敬強辨飾奸言官論列輒
 報復於是給事中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
 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
 其掌握帝是鼂言令孚敬自陳狀許之致仕李時請給

廩隸救書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

質實

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秦鼇字子元崑山人

九月振陝西饑

時山西亦饑尋飭所司振之是年兩畿湖廣山東諸郡縣先後以災告者並令蠲其稅糧

冬十一月巡撫四川都御史宋滄獻白兔羣臣表賀

帝好文飾太平而彗星連月不滅雖循故事救羣臣言時政然實不樂聞讜言楊名馮恩既以疏語切直下獄南京副都御史萬鏜復應詔陳事勸帝黜虛文崇實政帝大怒黜為民滄乃希旨獻白兔詭稱祥瑞帝喜羣臣表賀明年河南巡撫吳山又以白鹿獻自後諸瑞異踵至百僚表賀以為常

質實

宋滄鉅野人萬鏜字仕鳴進賢人吳山吳縣人

十二年春正月張孚敬復八閣

帝復思孚敬遣鴻臚召還已而彗復見畢昂間孚敬乞避位不許

質實

晉書天文志畢八星主邊兵主

弋獵昂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主獄事昂畢間為天街

已癸

二月振雲南饑

是年遼東災亦命振之浙江河南諸府縣以災告者並免其稅糧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既釋奠進諸生橫經布講祭酒林文俊進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皆賜之坐講畢帝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於是侍講廖道南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秋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赦

以皇子生大赦天下惟大禮大獄得罪者及建言諸臣馬恩等皆不原

質實

明史諸王傳哀冲太子載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如生生二月而殤

小王子屯大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
 等數十人鼓噪焚殺瑾因焚巡撫潘倣署倣奏瑾激變
 帝命劉源清同總兵郤永討之源清榜令解散而榜言
 五堡變處之過寬五堡遺孽大懼師次陽和倣與僉事
 孫允中督餉郎中詹榮等密捕亂卒杖死十餘人繫賊
 首王保等七十餘人令允中詣源清所獻之請旋師源
 清懲昔胡瓚事不欲已以囚屬御史蘇祐囚妄言前總
 兵朱振失職首亂且多引無辜源清遣參將趙綱入城
 大索賊黨遂訛言城且屠復夜噪殺千戶張欽會允中
 自源清所至諭源清意撫慰之始定振前為亂卒所擁
 實不反詣源清自明不能白發憤自殺永兵圍城欲盡
 得亂卒遺孽遂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益攻
 城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參將黃鎮等于獄奉為帥死守
 倣與鎮國將軍俊樞等登城止毋攻俊樞出見永請緩
 兵皆不聽允中縋城出言將士妄殺狀源清叱曰汝為
 賊遊說耶欲囚之允中不敢歸源清因多設邏卒遏王
 府及有司章疏而請益師五萬帝命侍郎錢如京都督
 江桓統京軍八千以往已忽悟罷弗遣專責源源亦討
 倣倣馳疏言將士妄殺激變速旋師亂可已源源亦詆
 倣媚賊張孚敬及廷議皆右源清侍郎顧鼎臣黃綰言
 用兵繆帝不能決城圍久大困毀王府及諸解舍供爨
 兵部復下安撫令源清亦樹幟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

惡黃鎮等亦分日出見乞通樵探路永許諾翌日採薪
 者出永悉執之城中益懼亂卒復叛勾鞬鞬為助永遇
 之大敗而道叛卒遂引鞬鞬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
 此為諾延居諾延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哭
 尋鞬鞬攻東南二關叛卒與角官軍殊死戰互有殺
 傷鞬鞬知叛卒不足賴叛卒擊之官軍總制官禦之已
 游騎南掠至朔應源清請募九邊兵增總制官禦之已
 得一意攻城帝不許源清乃百道攻城其職閒住以兵部侍
 者相藉復壅水灌之帝大不懌奪其職閒住以兵部侍
 郎張瓚代之瓚未至詹榮在城中密約都指揮麟無逆志
 擊戴濂鎮撫王寧同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等九人
 許宥其死俾自効昇麟遂結心腹擒首惡黃鎮等九人
 戮之時巡撫樊繼祖來代傲遂開城延繼祖入復捕斬
 二十六人亂乃定及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
 文武功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而還已又命黃綰至大同
 勤功罪有為亂卒通問鞬鞬者綰執戮之亂後復相煽
 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鞬鞬害者陳牒綰之亂而密以
 牒授給振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亂卒尚欽
 殺一家三人懼不免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擒綰復圖
 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註誤還朝上疏極詆源
 清永給事中曾忭言宸濠亂源清治之獄久不決綰憂去
 之貸帝怒下忭等詔獄逮源清治之獄久不決綰憂去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
 敢但嘉靖于昭聖太后不
 能無纖介猜嫌因欲釋憾
 于其兄弟實乖孝事之誠
 張孚敬再四執持立言頗
 為得體但孚敬性稱伎刻
 又善逢迎何獨于延齡持
 正保全或自揣為眾論所
 不予欲藉此以沽名末路
 否則素與延齡兄弟交通
 假公議以行私惠皆未可
 知耳

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乃減死質實潘傲洛陽人孫允中合肥人詹榮字仁甫
 斥為民繼祖鄆城人張瓚字延獻滄州人居京師曾忝
 城和人代王明史諸王表代簡王七世孫為昭王充燿
 泰靖九年襲封鎮國將軍俊穩昭王
 嘉靖九年襲封鎮國將軍俊穩昭王
 從父行也。○諾延舊作那顏今改

初正德時日者曹祖告其子鼎為延齡奴與延齡謀不
 軌武宗下之獄將集羣臣廷鞫之祖仰藥死時頗以祖
 暴死疑延齡而獄無左證遂解指揮司聰者為延齡行
 錢負其五百金索之急遂與天文生董景子至謀訐祖
 前所折所負券延齡賄延齡執聰幽殺之令聰子昇焚其
 屍而折所負券延齡賄延齡執聰幽殺之令聰子昇焚其
 聰前奏上奏帝以昭聖皇太后遇其母蔣太后無加禮
 方銜張氏得至奏欲坐以謀逆族其家昭聖太后無加禮
 無所出欲為請帝謝不見使人請不許張孚敬言延齡
 守財虜耳何能反若坐謀逆恐傷皇太后心帝手敕曰
 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慮傷
 伯母心豈不慮傷高孝二廟心邪孚敬復奏曰陛下嗣
 位時用臣言稱伯母皇太后朝臣歸過陛下至今未已
 茲者大小臣工默無一言誠幸太后不得令終以重陛

下過耳夫級逆之罪獄成當坐族誅昭聖獨非張氏乎
 陛下何以處此法司逮延齡及諸奴雜治延齡嘗買沒
 官第宅造園池僭侈踰制又以私憾殺婢事并發覺坐
 違制殺人論死及明年秋盡慮囚帝又欲殺延齡乎敬
 復上言皇太后春秋高粹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
 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乎敬曰自古
 彊臣令主非一若今愛死四令主矣當悔不從楊廷和
 事敬皇帝邪字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
 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為皇后

先是帝仿古禮為九嬪之選方后册名德嬪與鄭氏王
 氏閻氏章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同受册帝以其行禮
 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至是張后廢遂立為后而封沈
 氏為宸如閣氏為麗妃副之舊制立后祇謁奉先殿帝
 謂天子立三宮以承宗廟禮經有廟見之文何以不謁
 廟下翰林禮部議僉謂謁廟是及期命武定侯郭勛為
 正使大學士張孚敬為副使持節册立帝率后謁
 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朝
 皇后方氏江寧人
 安平侯方銳女

質實

午甲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籍

時帝从親祀事時享皆遣郭勛攝選上言宗廟之祭
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欲非類
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心知非得已茲孟夏禘宜
倘更不親行則迹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踰宜
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
大怒下之禮部尙書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之周官語
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慎無異于祭選言非是但小
臣無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
杖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輒以數報
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內遶殿
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錄成明且分賜百
官選出家人投良劑得甦帝竟削選籍
錫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恬退名而屢為言官所劾中憲雖執大政氣
厭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帝優
詔許之初獻夫緣議禮進以司馬光與王莽同論為人所
所痛詆及與璉萼共事持論頗平恕以此人不甚惡之

家居十年卒

六月南京太廟災

帝方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始
 禮官請重建帝召言與羣臣集議言等言國有二廟始
 于漢惠實非禮制子孫之身乃祖宗所依聖子神孫既
 親奉祀事于此則祖宗神靈自當陟降于此况京師宗
 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遠罹回祿殆皇天列祖啟佑
 默相不可不靈承也今日正當專定廟議一併供奉如常
 根本南京原奉先殿其朝夕香火宜合供奉如常
 太廟遺址可倣古壇墀遺意高築牆垣謹司啟閉以致
 尊嚴之意從之時帝雖循故事因廟災求直言然實喜
 言等緣飾之詞以災為幸而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竟
 應詔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下刻薄相尚變詐
 于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風俗之不正由
 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于上學者日壞于
 下彼倡此和靡然成風惟陛下赫然矯正勿以私好有所
 比者為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為不肖勿以來忠讜更救
 勿以私惡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謙受以來忠讜更救
 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
 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

紀

比先朝為盛所言或傷于激切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
 當宥其既往以次錄用死者則恤之仍令大小臣工直
 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體立國者在
 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然
 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何以勵臣節哉臣
 愚以為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黜退之可矣
 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陛下固付
 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延齡憑寵為非
 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
 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太皇
 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于情忍乎恐陛下
 孝養兩宮亦不能為一動心也頃者興作頻仍四方
 凋敝正時紉舉羸之會而南京太廟被災工役之急當
 無過此其他可緩者宜暫賜停罷此皆應天以實之道
 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誦上庇逆械繫至**質實**劉世龍
 京下詔獄拷掠獄具復廷杖八十斥為民
 人慈谿

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初孫交為戶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為數太多請盡
 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

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季慎互以外賦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內官惟肆貪饗于國計質實管懷理臨邑人無補請悉撤回從之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喪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禮夏言曰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敢素服見皇上請暫罷朝參許之尋謚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李時曰宜用八左都御史王廷相吏部侍郎霍韜等曰均帝后也何殊言集眾議因奏曰古人尚質謚法簡稱其行後人增加臣子情也生今世宜行今制大行皇后宜如列聖元后謚二四及八于禮無據帝不從命再議羣臣請如孚敬言帝曰用六合陰數焉于是上謚孝靜莊惠安肅不稱配武宗乃改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

初洪武八年改建太廟定為同堂異室之制成祖遷都建廟如南京及帝更定廟祀銳意復古諭閣臣曰宗廟

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于禮非宜太宗以下宜皆立
專廟南向尚書夏言奏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宗廟重事
始謀宜慎未報中允廖道南言太宗以下宜各建特廟
于兩廡之地有都宮以統廟不必各為門垣有夾室以
藏主不必更為寢廟第使列聖各得全其尊皇上躬行
禮于太祖之廟餘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帝
悅命會議言等言太廟地勢有限恐不能容若小其規
模又不合古禮且使各廟既成陛下徧歷羣廟非獨筋
力不逮日力亦有不給古者宗伯代后獻之文謂在一
廟中代后亞獻未聞以一人而代主一廟之祭者也且
古諸侯多同姓之臣今陪祀執事者可擬古諸侯之助
祭者乎先臣邱濬謂宜間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遍此
蓋無所處而強為之說耳若以九廟一堂嫌于混同請
以木為黃屋如廟廷之制依廟數設之又設帷幄于其
中庶得以展專尊之敬議上亦不報時十年冬十一月
也十一年春復命禮官會廷臣規度九廟之制議上未
及行逮南京太廟既災遂趣營新廟諸臣議于太廟南
左為三昭廟與文祖世室而四右為三穆廟虛其上以
待有功德之宗羣廟各深十六丈有奇而世室殿寢稍
崇縱橫深廣與羣廟等列廟總門與太廟戟門相並列
廟後垣與太廟祧廟後牆相並具圖進帝以世室尚當
隆異令再議言等請增拓世室前殿視羣廟崇四尺有

竒深廣半之寢殿視羣廟崇二尺有竒深廣如之報可
既又諭閣臣曰今擬建文祖廟為世室則皇考世廟字
當避張孚敬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不可改文
世室宜稱太宗廟其餘羣廟不用宗字用本廟號他日
遞遷更牌額可也從之至是盡撤故廟改建之諸廟各
為都宮廟各有殿有寢太祖廟寢後有禱廟奉禱主藏
焉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
明年十二月新廟成乃奉安德懿熙仁四祖神主于禱
廟太祖神主于太廟太宗以下神主
列于羣廟廷臣稱賀遂詔赦天下

三月葬孝靜皇后

耐葬于康陵

遼東軍亂囚巡撫副都御史呂經

故事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
五十畝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衆
已怨之至是經巡視遼陽檄將吏增築邊牆將吏承經
意督役嚴急諸軍大噪羣擁詣經乞罷工及免牧地租
都指揮劉尙德及指揮李退經怒呼左右撈訴者衆益鬩
爭起歐尙德及指揮李退經倉皇踰垣走匿亂卒遂毀

府門火均徭册鳴鐘鼓糾衆驅途人授之械刃盡閉諸
 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于獄欲擁以爲主搜得經
 盡裂其衣冠幽之都司署時巡按御史曾銑按金復聞
 變急檄副總兵李鑑撫諭亂卒凡經所措置衆不便者
 悉罷之亂卒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于獄
 銑亦馳至遼陽分部諸亂卒令就伍効尙德等希經指
 激變而爲亂卒乞原下都察院議都御史于廷相言往
 年大同叛卒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爲請赦蓋一
 時苟且之計今遼陽復抗軍令辱大臣竟置亂卒不問
 而盡劾諸將吏以娛之恐士氣益驕無以懲後詔下兵
 部再議皆是銑言乃召經還朝以韓邦奇代之經既得
 報還入廣寧治裝都指揮袁璘者素詔事經悍卒于蠻
 兒因聲言璘將尅諸軍草價爲經飭裝具復相煽作亂
 出獄囚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爲經摘發尤恨經率
 衆持挺突入署執經數之毀膚拔髮裸而置之獄縱火
 燕公署劫軍器庫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尋又
 反接經璘揭白幟標其姓名環遊城市孝兒且行且批
 其頰窘辱備至仍繫之獄脅督餉郎中李欽吳發帑給
 衆又齋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疏劾經璘罪乞逮治
 于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于有激
 近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囂然而起又誰激之法不宜復
 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

用振國威帝不聽竟從純准請遣官校逮經璘止邦奇
 母行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邦奇代
 洛兵部尋請遣大臣往勘帝命工部左侍郎林庭楫兼
 僉都御史以行是時撫順卒王經等亦突入指揮劉雄
 署掠其囊篋縛雄父子置諸空館閉城鳴鐘鼓一如蠻
 兒等所為而官校逮經者至廣寧諸亂卒疑其詐曰是
 偽為錦衣以脫經也並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
 官校以經付之銑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未
 之及也詔下庭楫并勘大理寺丞林希元見朝廷專務
 姑息且知銑奏不盡實乃抗疏曰自大同之變處之過
 寬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夫都
 御史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囚辱之是無朝廷也
 近聞所遣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威令不行此不忠之
 因循不振致叛卒益無忌憚朝廷威令不行此不忠之
 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既而錦衣衛對狀亦諱言
 囚繫遂降希元外任然遼東亂卒雖得原聞庭楫且至
 將捕首惡趙勦兒者實倡亂遂自懼潛詣廣寧與蠻兒
 合謀為逆劉淮偵知之不得遽復結死囚王杲等欲
 俟庭楫至閉城門舉兵反而銑已刺得二賊及撫順為
 惡者姓名密授諸將勦兒等數十人同日捕獲銑以聞
 乃召還庭楫命銑勘實悉斬諸首惡懸首
 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質實

金州復謂

州並注見前撫順千戶所明洪武二十一年置隸瀋陽
中篇今廢地在承德縣東北曾銑字子重江都人李欽
吳東安人任洛鈞州人
林庭榻字和瞻閩縣人

發明 嘉靖改元以來纔十有四年邊卒之亂疊告朝
廷屢為曲赦而效尤者屢起姑息之不可以靖

亂助矣會銑撫之就伍不過一時權宜之策乃劾尙
德等而置亂卒于不問猶是前此撫臣請赦之見何

兵部竟是其言而不從王廷相之議乎迨經入廣寧
治裝諸軍復囂然以起黃宗明謂不宜再赦請令新

撫臣勒兵壓境討罪申威庶猶知所警惕而嘉靖反
曲從純淮之奏逮治經璘是適以長好人之智而勤

以效尤也撫順之變所自來矣若林希元抗疏上言
持論甚正而以妄言降謫則是廟堂之上意在模稜

了事又何怪乎曾
銑之奏不以實哉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有疾帝遣中官賜尊半而與李時言煩及其執拗
且不惜人材以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為帝所

薄遂屢疏乞骸骨許之明年復遣官
視疾趣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

帝與李時言今內閣乏人復取費宏來何如時稱善乃遣中官齎詔召宏比還朝眷遇特厚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璫募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

秋八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例從之

發明

國家擢用人材固不能不資延訪然會推流弊則必當驗其政績觀所敷陳深信不疑而後可委以封疆之責奈何托名推舉竟使九卿實擅其權耶厥後嚴嵩當國部寺大僚莫不承其頤指轉相推引於是直省巡撫如孟淮張雨之徒出嵩門下者比比皆是則植黨營私之漸未必非此詔有以開之耳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

帝深嗟悼賻卹有加贈太保諡文憲○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人政府以功名終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一

江西書局校對

姜應門
吳增壽
歐陽鳳熙
恭校

五十四年秋八月

制鳳翔

長寧門

秋八月

制鳳翔長寧門

今十月

明黃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二

起丙由明世宗嘉靖十五年盡
癸卯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 凡八年

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

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
皮為渾脫渡入山後諳達亦自豐州入套相率為邊患
總制唐龍用總兵官王效梁震數敗敵然蹂躪迄無寧
歲及是召龍入為刑部尚書以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
制陝西三邊軍務天和赴鎮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
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即困又行遲不適用於
天和倣前總督秦紘雙輪車上置礮槍弩戟前樹狻猊
牌左右虎盾盾連二車蔽三四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
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發弓弩
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
露宿又毒弩矢修邊牆濠塹以為禦敵之備濟農十萬
眾屯賀蘭山復遣別部寇涼州副將王輔逐奪其燾寇
莊浪總兵官姜夔屢敗之進天和右都御史寇復大集
兵將入犯天和策寇欄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
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遇伏大創而
去既又入蒺藜川爵尾擊之寇多死尋又為爵瑛所敗

兵車雖古制亦不過施于
平原彼此伎倆相等者耳
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即難
取效房瑄陳濤之敗已事
可徵至宋而李綱宗澤間
一議行卒未收其實用况
隻輪人挽運用鈍遲欲以
此挫銳衝堅殆如兒戲劉
天和恃為變通良法輒用
以練習邊兵不知一車之
上而弩戟牌盾錯置雜陳
勢必艱重難勝所謂適用
者安在况邊隅攻戰全在
精騎摧鋒豈可轉以連車
礙其馳騁書生迂拙之見
頃不值一哂耳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

其分犯寧夏者亦為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
已而濟農犯河西天和復禦却之進天和兵部尚書
質實 黑河即古黑水在榆林府北晉書載記赫連勃勃
葭州北百三十里王效
延綏人梁震新野人

二月振湖廣災

發湖廣省事例銀兩及
預備倉銀穀相兼振濟

三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免昌平今年稅糧三之一賜高年粟帛帝至沙河見居
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等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
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
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
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
臣勘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為置戍焉
質實 鞏華城在
南二十里地本名沙河店
今有同知及都司駐此

夏五月燬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燬之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金銀函物凡萬三千餘斤以其地建太后宮

冬十月地震

京師及順天永平保定所屬州縣萬全都司各衛所地震有聲如雷詔修省

更定世廟為獻皇帝廟

先是帝諭禮部尚書夏言曰前以皇考廟比世室之名曰世廟今分建宗廟惟太宗世宗不遷而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於考廟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攙虛名不如別議可會議以聞言等議未上帝復諭曰皇考廟名如題曰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且見推尊之意於是言等議廟以謚名既合周典又與列聖廟號同符請勅所司擇吉題額宣付史館從之

十一月設宣大總督

時宣大延寧皆有警以御史徐九臯胡鼈言設宣大總制官更名為總督陝西三邊總制亦更名總督

質

實 徐九臯餘姚人
胡鼇 沅陵人

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為禮部尚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見於便殿大加寵信俾專司
禱祠封真人總領道教班二品贈其父太常丞並官其
孫及曾孫至是以皇儲疊生嘉
其禱祀功拜尚書賜一品服

發明

皇嗣疊生何與祈禳乃歸功元節數晉階品遂
掌秩宗夫寅清贊治典重明禮豈黃冠羽流所
得廁乎其列無論若輩得志浸假而干政營私勢所
必至即儼然居尚書位服一品服更復成何政體宋
徽宗時林靈素有勅賜通真達靈之
號綱目猶且書之視此為何如耶

閏十二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既以開敏結帝知又折節下士以是甚得公卿間聲
譽帝制作禮樂多言為尚書時所議帝每作詩輒賜言
悉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奏對應制倚待立辦數召見
諮政事善窺帝旨有所傳會張孚敬方獻夫在政府知
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言曲是氣遂驕言與南京禮部
尚書霍韜以專相政許韜竟不勝郎中張元孝李遂與

丁酉

十六年春正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討安南

小忤即奏謫之皇子生帝賜言甚渥初加太子太保進
少傅兼太子太傅至是遂入參機務言入閣李時雖為
首輔政多質實張元孝汝陽人
自言出焉李遂豐城人

先是正德中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暲詭稱前王陳氏後
殺國王黎暲而自立暲臣莫登庸初附暲後與黎氏大
臣阮宏裕等起兵討暲暲敗走死立暲兄子諲為王登
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諲徒擁虛位別
立其族子西榜登庸破綏捕殺西榜益恃功驕恣旋逐
諲諲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慮已復殺慮篡其位不通
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以皇子生當頒詔安南禮官夏
言言黎諲黎庶均非黎暲應立之嫡莫登庸陳暲俱彼
國篡逆之臣宜暫停使命而遣官按問求罪人主名帝
以安南叛逆昭然命言會兵部議征討戶部侍郎唐曹
上疏力陳用兵七不可下兵部議會黎諲卒子寧遣使
告難乞與問罪師夏言等請剋期徂征詔起伯溫於家
命參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
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
廣東巡按御史余光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
深校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

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已而伯溫至京奏上方畧而帝
 意忽中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招納黎氏舊
 臣仍遵前詔征討至明年春文盛復以登庸降表至請
 宥罪許貢下廷議僉言不可許乃趣伯溫啟行制甫下
 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具言須兵三十萬
 餉卽日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
 成策帝不懌讓瓚師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
 意特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表
 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廷臣議勦撫之宜瓚及廷臣
 請仍命伯溫南征如登庸東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
 死從**質實**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陳曩安南前後有兩
 之**質實**陳曩一在宣德時黎利僞奉以降一卽此黎
 暕一名澄自黎利後九傳而至暕多行不義遂及於難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時上疏曰今暕之事若欲其修貢
 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庸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
 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旣滅黎季犛求陳氏後
 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爲恨章皇帝成
 先志棄而不守今日當率循二也外國分爭中國之福
 安南自五代至元更入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
 今分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

四肢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
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
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
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
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况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
宗元憲宗世宗朝故事乎此可為殷鑒四也外邦入貢
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
國故今雖兵亂尚絛絛奉表戕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
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
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
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
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
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
之役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今北寇日強據我河
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啟南征之議脫有
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闇於大體儻稍枉是非
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即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
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為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
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而在邦域中矣請
停遣勸官罷一切征調疏入下兵部議請從之詔待勸
官還更議潘珍字玉卿婺源人余光江寧人汪文盛字
希周崇陽人張經字廷彝侯官人初冒蔡姓久之乃復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雷震謹身殿鳴吻帝諭輔臣曰修省之宜如何於是禮部奏言謹身殿即古露寢天子肅容之所也上天示變於此為戒甚明請求刑政之所以失者而改之以為消弭之實詔修省如例

秋八月遣官振湖廣災民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顧鼎臣言今歲夏秋多雨京城內外房舍傾圮軍民多壓死者又聞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陝西江浙各被水災而湖廣尤甚衝沒城邑人多漂溺幸而存者家產蕩盡勢必聚而為盜請勅行優恤湖廣災疹重大仍宜遣大臣徧祀山川循行郡縣振救安戢分遣有司掩骼埋胔詔從之尋詔順天府亦命有司振濟至是年冬巡撫順天都御史党以平等言順天永平二府災重乞動支太倉銀二萬兩通倉米二萬石振濟戶部議加所請從之

質實

党以平 鈞州人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張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藁為請不得鶴齡瘐死獄中

戊戌

十七年夏四月振京城內外饑民

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于獄

初獻皇帝廟止舉時祀不祀太廟至是前揚州府同知
 豐坊上言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
 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天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
 祝拜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宮褻體統下禮部議尚
 書嚴嵩上言諸儒論禮不一臣惟明堂圜丘皆以事天
 地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
 禮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於侑饗之禮傳以為萬物成
 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
 不皆然至親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抃程朱諸賢
 所論至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
 配獻皇第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庸有
 所弗寧矣至於稱宗之禮則未有稱宗而不得配太廟者
 臣不敢妄議惟聖明裁擇帝以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
 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不為過
 情何在為不宜也復命集議戶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
 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說者謂周公之德制作禮樂而文王適其

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有天下
 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為孝即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
 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及康
 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
 王也後世祀明堂皆配以父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
 先王之禮故有問於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後當以文
 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朱熹曰祇當以文王配又
 問繼周者如何熹曰祇以有功之祖配之後來第為嚴
 父說所惑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於父明矣皇上
 嗣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惟張孚
 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答諸臣亦云
 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顧今日乃惑于豐坊之說
 乎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于禮為宜
 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
 百世不遷矣疏入上大怒下胄錦衣獄黜為民尚書嵩
 乃上言考秋饗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饗允
 合周道帝**質實**豐坊字存禮鄞人學士熙之子性狂誕
 嘉納之熙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桂等以片言
 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
 死人咸惡其畔父云嚴嵩字惟中分宜人

秋七月開河南雲南銀礦

命開採雲南大理等府河南宜陽等縣礦銀

質實宜陽漢縣後魏置宜陽郡金復改置宜陽縣今因之

八月以禮部尙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李時為首輔夏言次之鼎臣又次之而言倚帝眷專甚鼎臣素柔媚不敢與抗惟充位而已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耐于太廟

先是帝命議稱宗耐廟之禮集文武大臣於東閣嚴嵩與羣臣議沮之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嵩高惶恐盡改前說條畫禮樂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臣曰文皇帝與高帝同創大業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為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為睿宗遂奉睿宗主耐太廟躋武宗上復配享上帝於元極寶殿至隆慶初禮科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雖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諸宗並列雖親為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事武宗而今乃設位于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先帝於獻皇帝耐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先帝之心亦有不自安者臣以為獻皇帝耐太廟

千萬歲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矣乞下
廷臣議求至當以安獻皇帝之靈章下所司格不行

質實 王治忻
州人

發明 春秋書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胡氏傳申之曰
兄弟之先君臣禮也二傳詞異而義同以臣

躋君大逆之道也然僖公嘗君臨魯邦矣若嘉靖以
藩封繼統而本生考追號稱宗耐於太廟躋諸武宗
之右則是以藩臣而加於天子之上悖亂不經又豈
僅左氏所稱逆祀已乎嵩惕於明堂問難之威阿諛
附會以成其謬徒使王治空
言於隆慶之初吁亦可慨已

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

先是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及大
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館至是帝以獻皇帝既稱
宗配帝乃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大號恭進冊表禮成
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皇后助行亞
獻禮文武官
命婦陪祀

發明 易傳曰帝者天之主宰蓋其尊不可以名號求
也自宋徽宗政和六年上玉帝徽號說者譏其

不經何嘉靖復蹈其轍哉且天即理也人君苟勵精圖治憲天勤民則精誠上格何假崇飾徽稱而嘉靖不務實政惟事虛無此崇號之舉徒以供其青詞焚拜之爲而非敬天之實意也

振武昌災

戶部言湖廣武昌府屬災傷請將京庫折銀停徵而以本年京庫折米銀及太和山香錢荆州抽分料銀倉庫銀穀相兼振濟從之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

諡曰慈孝皇后先是帝營壽陵於太峪山及是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葬焉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瓚等爲奉迎禮儀使已帝親詣太峪相視復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其一舉耳如初議便帝意終未決因止元等母行而令指揮趙昌平州西北

李時卒

質實

大峪山在

自張孚敬謝政後時遂獨相性素寬平比居首揆益鎮以安靜雖無大匡救而議論恆本忠厚會夏言入輔時不與抗每事推讓言言亦安之帝待時不如孚敬言然頗少責辱恩禮亦始終不替及是卒贈太傅諡文康

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壑為皇太子封載坵為裕王載圳

為景王

質實

載壑帝第二子載坵帝第三子即穆宗載圳帝第四子後之藩安陸

振遼東饑

遼東饑戶部請以本鎮採買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及舊振餘銀一萬六千三百餘兩振之報可并詔遼東等衛官賜給衣服各折銀有差

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

先是鑾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已及是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充行邊使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拊循九邊文武將吏咸受節制齎帑金五十萬犒邊軍

以曾子裔孫質粹為世襲五經博士

顧鼎臣言孝宗時曾錄顏孟子孫各一人為五經博士以奉祀事惟曾子之後闕焉疏下禮部議訪得質粹授為世襲翰林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曾子六十九院五經博士質粹世孫其遠相據者曾子十四世孫也當新莽時不受偽命自武城徙盧陵吉陽鄉質粹其裔孫也

張孚敬卒

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知亦時進讜言如張延齡之獄以孚敬力諍終昭聖太后世延齡得長繫暨清勲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賊吏一時苞苴路絕而性很復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為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罷政凡五年乃卒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閱卜兆九卿大臣許讚呂柟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為吾母耳乃命宣城伯衛縉遂安伯陳鏞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夏言嚴嵩等扈從三月至承天謁顯陵命

作新宮曰待合葬也越三日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睿宗配秩於國社國稷徧羣祀又三日御龍飛殿受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明年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歸過堯母墓從臣請致祭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卒定南附之議先帝行次衛輝夜四鼓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陸炳排闥負帝出帝自是愛幸炳炳母帝乳媪也及謁陵畢嚴嵩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質實母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質實母墓在望都縣城南望都漢置縣明曰慶都今仍改望都屬保定府純德本松林山在鍾祥縣東北以顯陵所在故改名許瓚字廷美靈寶人進之子衛錚華亭人頽之孫陳鏞巴人志三世孫也

山西地震

山西聞喜安邑平陸倚氏夏縣質實聞喜春秋時晉曲各地震有聲如雷越二日復震質實聞喜春秋時晉曲聞破南粵因置聞喜縣明屬解州今屬絳州平陸春秋時虞國地後為晉地後周置河北縣唐天寶初因開漕瀆得古刃篆文曰平陸遂改今名明屬解州今因之夏縣後周置縣明屬蒲州今屬蒲州府

彗星見

芒長三尺許光指東南掃
軒轅北第八星旬日始滅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

翊國公郭勛得幸害言寵嚴嵩亦心妬言遂相與構之
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太峪山言進居守敕稍遲帝大怒
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并累所降手敕言惶懼
謝罪請免追銀章手勅為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
已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劄言勳階令致仕言乃以手
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諭人
旨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眾怨言心知
所云眾怨者勳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
孤立為眾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
謝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勅還之
質實命還前賜銀章劄言
勳階案明史夏言傳先是帝賜夏言銀章一俾密封言
事文曰學博才優及是追還之言以祇薦皇上帝册
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
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至是追削之

復以梁材為戶部尙書

材初長戶部力祛宿弊以忤權貴失帝眷以右侍郎開
任及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廷臣亦多薦之者召復
原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是秋
考察京官特命監之又命兼掌刑部事帝嘗曰尚書得
如材者十二人
質實 梁材字大用南
無憂天下矣 京金吾右衛人

六月雷震奉先殿

雷震奉先殿左吻及東室門楣同時皇城北鼓樓燬詔
諸司修省廷臣條時政得失都御史王廷相應詔自陳
曰人事得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
飭賄賂公行大小效尤內外征利每遇一官有缺必有
數人競爭要路權門終日十至且都御史職在糾察百
僚振肅風紀臣叨茲任既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絕風清
復不能抗疏論列乞賜罷黜以儆有位廷相
疏意蓋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諭畱而已

秋閏七月葬慈孝皇后于顯陵

河南饑命戶部侍郎王杲振之

時河南災甚巡撫胡纘宗奏乞遣大臣齎帑往振帝曰
地方災重亟推素有才識者往彼設法振救乃命杲往

字庚

臬上言救荒當如救焚今河南災甚奏報死亡已十萬有餘其存者旦夕冀得升合以延殘喘彼處倉庫所貯錢穀未必足用待其查勘請發文移往返動淹累旬未免坐視民斃乞先發內帑銀十萬會同撫按官分行振濟章下戶部議而戶科給事中郭鋆等亦以為言詔發臨清倉糧價銀五萬兩齎往臬至河南復奏言河南民饑甚所齎去銀僅可支兩月之用來春青黃未接勢難坐視必復得銀十五萬兩有奇乃可戶部議發德州倉銀五萬二千七百餘兩及河南布政司庫解京

質實

臬

字景初汝上人胡纘宗陝西泰安人郭鋆山西高平人

十九年春正月翟鑾還京復入閣

鑾之行邊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橐鞬郊迎惟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既事竣歸裝千輜用遺貴近遂命以原

閣官入

二月振河南湖廣災

督理顯陵工程工部右侍郎顧璘言河南湖廣旱災會顯陵興工饑民皆赴工就食至是工畢民失所不振將

有嘯聚之患請量留二省無災府縣兌運正糧濟之戶
部議覆查所司貯庫銀兩易本色以備振恤其兌運正
糧許量折每石七錢湖廣清軍御史姚虞因上流民圖
言承天工所流民宜行拯卹詔璘會同撫按等官設法
振濟務使**質實**顧璘字華玉吳縣
流亡復業人姚虞莆田人

夏五月詔勲戚子弟入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勅兩
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仕者悉入成均俟學有可觀奏請
叙廕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質實**王同
監肄業于是少年勲戚爭以入學為榮矣

繩武崑山人

六月增設鎮守江淮總兵官

先是江洋盜發夏言為兵科給事中奏請專設鎮守江
淮總兵官督兵勦捕未幾賊平兵部奏革以其重任仍
歸操江武臣如故凡浙江糧運自蘇州常州裏河取道
者由鎮江京口開抵儀真其開河土疎易淤府縣必歲
時濬治然後糧運無阻是年京口開淤阻漕運咸撥民
船多為海寇所掠甚至執戮官吏南京兵科給事中楊

段朝用以神仙服食之說
聳聽希榮實踵五利文成
散智至勸其深居無接外
人則又呂用之所以欺高
駢者其情益不可測嘉靖
受其蠱惑遂欲少假靜持
不念天位凝承乃欲如方
士導引延年自比于深山
修煉之舉其愚已甚且太
字無端監國尤駭聽聞而

雷以其事聞下兵部以設官本末查覆因請設總兵官
給以旗牌勅符俾駐劄鎮江提督沿江上下兵防西自
九江安慶東及淮陽蘇常諸郡凡備倭守備衛所及有
司巡捕官悉受節制從之已而金山儀真守備官各加
以將領之號分令江南江北地方
凡衛所掌印巡捕諸官悉令服屬

質實

楊雷吳縣人

秋七月振江西災

江西南昌等府水災詔以新建等縣兌運正米內量
改折色十一萬石併雷派剩南糧四萬石以備振濟

八月殺太僕卿楊最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言皆以直諫得
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
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
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
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
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
此不過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為
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神舉者臣
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
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諡忠節

質

一二年脫庭朝綱更復成
何景象其議雖旋罷而以
此竟殺直臣而不知其過
陳實可嗾鄙耳

實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顧存仁字伯綱
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于黑水苑斬其子錫沙王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
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
麇會久潦弓矢盡膠無鬪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
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尙文激令立功會陝西總兵官
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至黑水苑尙文盡銳奮擊之自己
至申凡三勝負戰未決濟農子錫沙王驍果而輕率其
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尙文擊斬之寇遁走寧夏
巡撫楊守禮總兵任傑等復邀擊于鐵柱泉敗之進天
和南京戶部尙書以守禮總**實實**萬全右衛洪武二十
督軍務尙文復都督同知**實實**六年置與左衛同城
屬山西行都司固原州本固原州西鐵柱泉在震州
年置州屬平涼府黑水苑在固原州西鐵柱泉在震州
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嘉靖十五年劉天和改築舊
堡設兵戍守周尙文字彥章西安後衛人楊守禮字秉
節蒲州人

冬十月顧鼎臣卒

丑辛

鼎臣居政府謹事夏
言不能為及是卒

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于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
 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上疏曰今天下大
 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無措
 手地方且奔競成俗昧昭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
 而稱賀諛諂面諛流為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矣諍臣
 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于其間此天
 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
 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
 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等
 方以為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
 中外皆知為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
 附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
 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五城共計未之知
 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
 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
 壇以一方士之故腴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
 乎況今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尙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
 哉此興作不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即

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呼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徒列諸清禁爲聖躬累也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多有獲罪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出言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德而興拒諫而亡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帝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問罪帝不

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
 屢瀆于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以救
 爵先後箠死獄中
 自是無敢救者
 言官以言為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
 則曰罪人夫以盡言旨諫為罪人又孰不能為容悅將順
 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為罪人又孰不能為容悅將順
 之功臣哉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諍
 士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
 下詔獄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訊而
 已比三日天佐不勝楚遂死屍出獄大興民有祭而哭
 之慟者或問之曰吾哀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浦鉉字
 汝器文登人時出按陝西上疏曰天下治亂在言路通
 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
 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臣行部富平皆言
 爵慤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
 勳奸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非妄望賜矜釋疏
 入帝大怒趣緹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舍車下者常萬
 人皆號哭日願還我使君鉉赴徵業已病既至下詔獄
 擄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桺爵迎哭之鉉息已
 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
 隆慶初天佐贈光祿卿鉉贈光祿少卿

質實

子楊爵字伯珍富平人時上疏言國家置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時上疏言國家置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
 三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先是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奉命議討安南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及諸司俱集議分正兵為三哨分奇兵為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為海哨又將雲南別集之兵分三哨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珣提督軍務侍郎張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意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郡縣授之擒斬莫登庸父子果能東身歸罪盡籍其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不死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乞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畱孫福海守國登庸與姪文明并酋首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鎮南關各尺組繫頸徒跣匍匐稽首上降表復詣軍門再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于是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國侯命伯溫乃與諸守臣會疏言安南畏威束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為據乞宥納登庸削故爵量授新秩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秩從二品銀印舊所僭擬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為十二宣撫司各設宣撫同

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仍三歲一貢以為常并令覈
黎寧真偽如果黎氏後劃所據四府俾奉其祀事否則
己之伯温受命歲餘質實烏雷山在廣東欽州西南大
不發一天而安南定質實海中為入安南要道唐置烏
雷縣以山得名鎮南關在廣西太平府憑祥州西南左
右石山高插雲表設關建城為安南入貢之道沐朝輔
西平侯英七世孫柳
珣安遠侯景之子

九廟災

辛酉薄暮雨雹風霆大作入夜火從仁宗廟起延燒成
祖廟及太廟羣廟一時俱燼惟睿宗廟獨存成祖仁宗
二廟帝后
神主俱燬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總理河漕

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
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
旂督理以旂至上言國初漕河惟通諸泉及汶泗黃河
勢猛水濁遷徙不常故徐有貞白昂劉大夏力排之不
資以濟運也今幸黃河南徙諸閘如舊宜濬山東諸泉
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

水如開河制務利漕運而已明年春持平請濬孫繼口
等處使東由蕭碭入徐濟運其秋從以旂言于孫繼口
外別開一渠洩水以濟徐呂凡八月三質實野雞岡在
口工成以旂持平皆被獎遂召以旂還歸德府睢
州北孫繼口在河南睢州考成縣嘉靖十八年正月河
道都御史胡纘宗疏言新開孫繼口孫祿口各黃河支
流一以分殺上源歸睢二處水患一以灌下流徐呂二
洪以濟官漕請于孫繼口至孫祿口另築長堤可免衝
決散漫之虞而黃河安流二洪順受運道可無患矣從
之碭山秦碭縣後漢碭山明屬徐州今屬徐州府王以
旂字士招江寧人郭
持平字守衡萬安人

振遼東饑

以遼東饑詔發太倉
庫銀五萬兩往振

六月振畿內山西饑

以順天府所屬州縣災傷詔免稅糧有差仍發太倉銀
二萬兩通倉米二萬石及各州縣預備倉糧銀相兼振
濟復出太倉米一萬石減價發糶以平米價又以永平
大饑發太倉庫銀六千兩通倉米六千石振之是時山

西撫按官亦奏災傷重大請發本省預備倉糧并貯庫銀錢振濟仍乞蠲免夏稅如例俱從之

秋七月振山東災

以山東災傷免濟南等六府所屬州縣稅糧有差復留德州臨清二倉小麥各二萬石于山東布政司及動支倉庫錢糧相兼振濟

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

諡孝康皇后

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冬十月言復入閣

郭勛縱恣妄行稔惡已久言官豈無見聞何前此噤無一語及揣知勛之主眷潛移即爾紛紛補贖陽博不畏疆禦之名而陰行揣摹取巧之術明代諫垣雖有實出亢直者而似此猥鄙者正復不少

言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譎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時勛以給事中戚賢等劾其擅作威福網利虐民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旨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妒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領之言

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其勛勛先是帝給勛勅與兵部尚
書王廷相等同清軍役勅具勛久不領言官劾之勛疏
辨有何必更勞賜勅語帝怒責勛諄諄謾無人臣禮給事
中高時因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
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決及治勛獄排根
批抵悉其指授朝士方惡勛不以咎言也勛下獄後帝
念其曾贊大禮諭鎮撫司勿加刑訊奏上當勛罪斬入
以奏當不明令法司復勘法司更當勛不軌罪斬入
妻孥田宅奏上畱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勛屢示意指而
廷臣惡勛謬為不喻指者更坐重辟久之勛竟死獄中

質實

威賢字秀夫全椒人高時臨安人

振山西災

以山西連被虜患詔復徭役二年仍發帑銀六萬兩遣戶部侍郎張漢往振之

質實

張漢鍾祥人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二十一年夏六月諳達寇山西

先是諳達遣使款大同詔却之諳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誘縛之詭言用

寅壬

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
欲犯平陽澤潞山西撫按官請發京兵赴援帝以京兵
未可輕動下部議部言既下平陽則省城固已解嚴各
路阻隔官兵亦隨至矣請將見在至客官兵摘發二枝
專守省城以固根本至于賊入平陽蓋有三路中由靈
石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由介休趨沁州經岳陽浮山
以入西由石州趨隰吉石樓等處以入竊計靈石天險
勢難突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兵伺
之虜可圖也或由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北去臨清
真定僅數百里宜令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虜不得
太行乃為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壤一
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河南山東北直隸一帶俱為可慮
也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由隰州入石州趨偏頭寧武亦
宜備之諸賞格宜各行榜諭以勵人心會延綏巡撫都
御史萬潮奏頃得降者言虜謀不獨寇山西直欲趨蘆
溝橋以窺京師兵部言都城備豫久矣倘蘆溝橋有警
不得以不調援宣蓊帝命宣蓊兵馬除復援別鎮外餘
整期以待兵部言虜見在山西勢甚猖獗各鎮守營官
軍因無總督大臣調度未免各分彼此不肯戮力往年
遼東兩廣河套有變俱用總督專征戎事有賴近雖奉
旨裁革但今日邊事方殷事權不一乞勅吏部會同府
部九卿科道推舉在廷大臣忠誠有將畧者復令為總

督則節制歸一而虜患可無虞矣帝乃命翟鵬復任巡
 撫已而敵寇潞安大掠沁汾襄垣長子祁縣等處參將
 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忻崞而北出雁門故道而去未
 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等散處河西勢分諳達獨盛歲
 數擾**質實**廣武秦雁門郡明為代州屬太原府今代州
 邊石縣明屬霍州今因之冷泉鎮名在縣北四十里有泉
 北流入汾霍州春秋時霍國隋置霍山縣金置霍州明
 初以州治霍邑縣省入屬平陽府今為直隸州沁州秦
 漢皆上黨郡地唐為沁州明為直隸州岳陽漢益縣隋
 為岳陽縣明屬平陽府浮山唐置縣明屬平陽府石州
 戰國時趙離石邑後周改為石州明洪武中以州治離
 石縣省入仍曰石州屬太原府萬曆二十三年改為永
 寧州屬汾州府今並因之隰州古蒲城隋置隰州明屬
 平陽府今直隸州吉州古屈邑宋元祐初置吉鄉軍金
 改吉州明屬平陽府石樓漢西河郡地隋置石樓縣明
 屬汾州府今並因之郭家溝在靈石縣南二十五里兩
 山高峙中界深溝霍州志靈石與霍州隔百里中有關
 曰天險即此韓信嶺亦名高壁嶺在靈石縣東南二十
 五里北與雀鼠谷接最為險固黎城古黎侯國隋置黎
 城縣明屬潞安府武安漢縣明屬彰德府今並因之寧
 武漢樓煩縣地唐末置寧武軍後廢明景泰元年置寧

夏言經國不如寇準而疏
脫畧相似其援引嚴嵩亦
猶準之遇丁謂卒致為所
擠陷情事復同小人反噬
固不足道然謂之姦狡易
見嵩之柔和難窺且準僅
以拂鬚微詞成隙而言再
相後至以盛氣陵嵩齋若
奴隸無怪得禍之更烈也

秋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武關孝宗十六年置寧武府
本朝雍正三年升縣為
寧武府治襄垣秦縣明屬潞安府長子古長子邑漢置
縣明屬潞安府祁縣春秋時晉大夫祁奚邑漢置祁縣
明屬太原府今並因之龍大有茶陵州人翟鵬字志南
撫寧衛人○朗台吉
舊作狼台吉今改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與嵩同鄉科第後于嵩稱晚進以議禮驟貴嵩謹事
之言不為下及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恨甚
常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啟跪
讀言謂嵩實下己不疑也言既失帝意懼斥呼嵩與謀
嵩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齟言代其位言知甚愠囑所善
者劾嵩時帝已心愛嵩攻益力帝憐之不聽也兩人遂
大郟嵩因燕見頓首雨泣懇言見凌狀帝悉使陳言罪
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勅禮部歷數言罪且曰郭勛
已下獄猶于羅百織言官為朝廷耳目專聽言至使朕
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祕視
等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諂君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
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乞骸骨語極哀疏畱八日會七

月朔日食既下手詔曰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
言職閒任先是言再罷再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
初帝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用小腰
輿以乘帝怪之未言會帝以奉道不御翼善冠而御香
葉冠命尚方倣之製沈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嵩等言
以非人臣法服不奉詔帝怒甚嵩于召對日故冠香葉
而籠輕紗于外令上見之帝益內親嵩而欲去言嵩因
傾之言既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遂代言入閣
嵩時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
歸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
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
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云
實 帝常服冠以烏紗冒之折角向上名翼善冠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于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
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
遂上章曰前營大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
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
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
而復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

金英謀逆一事嘉靖既宿
曹妃宮則妃自不得辭不
謹之愆若竟謂其與婢同
謀則無此情理蓋金英即
肆克謀勢必慮人聞見彼
走告者烏從遽知且其人
亦必同係曹妃宮婢當此
危懸呼吸救難刻遲乃不
近白妃而遠白后其
為構陷顯然方后復
乘嘉靖疾憊之時輒收妃
嬪與逆婢駢誅滅口謂非
后之妬害其誰信之然其
致此大變則由嘉靖不德
明祚將傾故亡徵先見耳

廷錮之
詔獄
質實
劉魁字煥
吾泰和人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端妃曹氏宮宮婢楊金英等伺帝熟寢以組縊帝
項誤為死結得不絕有張金蓮者知事不就走告皇后
后馳至解組帝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
王寧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憊不能言后
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同謀者不分首從悉磔于
市仍剖屍梟示并收斬其族屬十人餘給付功臣家為
奴時諸婢為謀已久帝幾危中外震恐次日午
始知帝無恙羣心乃定久之帝始知端妃冤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福建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四府地震

六月議裁冗員

吏部以奉詔裁革冗員奏言各衙門官原係額設及隨
事添設各有職掌者俱應存留其添設官獨戶工二部
欽天監太醫院為多但今疆陲多事廟工甫興戶工二
部難遽裁革欽天監太醫院當各行禮部考選去畱南

京併在外應裁官員行南京吏部及各省撫按官會議
具奏詔從之仍令查各衙門添注官見在員數以聞已
而吏部查戶工二部太常太僕鴻臚寺尚寶寺中書科
順天府上林苑監制勅誥勅房文華武英殿辦事各添
注官員具名數疏以進帝曰各官既有添注每遇實缺
何乃不行填補却往往別推以致冗食者多自今內外
官遇有實缺即以添注
者補之違者即時糾舉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錄上嵩指
發策語為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璧等阿旨
請逮考試官周鏞提調布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
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
十為民創重卒鏞儒等謫官嵩借事殺異己自經始也
先是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
斥帝雖譙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擠
陷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肆志報復其後以
大計嵩囑主者黜瑜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勰沈良材
陳瑄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
維柏等相繼得罪
皆並諭劾嵩者也

質實

官擢御史嵩官禮部時以秦晉

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指其事劾嵩嵩懼甚力彌
縫得免故恨經報復焉隆慶初贈經光祿少卿張璧字
崇象石首人陳儒崑山人謝瑜字如卿上虞人王勰字
韜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人陳瑄餘姚人喻時光山人
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

發明

初經以秦晉二藩賄事劾嵩嵩疏辯遂付襲爵
事于廷議而置嵩不問朝廷固已失刑矣越二

年嵩遂得挾宿憾害經其為報復情跡顯然乃嘉靖
不知致嵩由此得以盡鋤異己之人殘毒忠良實由
經始妬之初六日羸豕孚躡躡程傳謂羸弱之豕其
中心在乎躡躡雖陰微在下而有漸盛害陽之象焉
嵩之殺經殆將嘗
試其躡躡之技乎

冬十月朵顏入寇

攻圍慕田峪殺守備陳舜副
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質實

慕田峪在昌平
州北有關口

十一月以嚴寒振貧民

御史何贊言京師苦寒小民凍餒枕藉乞多方振救併
行江北諸郡加惠以廣德意帝曰今歲嚴寒困窮可憫

二亟行一
體振之
質實
何贊黃
巖人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二

江西書局校對

姜應門

吳增壽恭校

歐陽鳳熙

甲辰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三

起甲辰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
盡壬子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
凡九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諳達犯大同總兵官周尙文敗之

是春諳達犯黃崖口又犯大水谷龍門所及
是犯大同總兵官周尙文戰于黑山敗之
質實黃崖山在

撫寧縣東北五十里大水谷關在懷柔縣東北三十里
有城龍門守禦千戶所本元雲州之東莊地明宣德六
年築城建所于此黑山在平羅
縣北三百里賀蘭山之尾也

八月翟鑾罷

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會鑾子汝儉汝孝
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進士嵩遂屬給事中王
交等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辨帝益怒曰
鑾被劾待勘敢先瀆擾耶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
進勒鑾父子奇勛清
質實王交慈
及分考官等皆為民
谿人

振江南災

戶部言江南災甚請以應天等十一府州今年各項續收事例銀兩與本處賊罰解邊餘銀俱糴穀備振并議應天巡撫丁汝夔所條振荒事宜皆報可時戶部又議言天下災傷過半而太倉積貯糧米有餘請將今年糧米四百萬石徵本色七分折色三分以甦民困其被災之地行令撫按官動支贖罪銀給振從之詔戶部預發明年年例銀六萬兩于大同鎮以歲災支用不給故也

質實宜丁汝夔所條振荒事饑甚請令有司委官于鄰省平糶所過毋得阻遏鈔關免納鈔及南京三十六倉見貯廩米量糴五萬石以濟災民且免耗泥米價仍照前例買補一被災州縣境內富民願出穀百石備振者請給與義官冠服百五十石者陰陽醫官二百石者正九品三百石者正八品四百石者正七品俱散官免本身雜差出穀千五百石銀五百兩以上者除給冠服仍建坊表其門一各府州縣起運先年南京戶部未完錢糧折銀徵解每米一石除折銀五錢外其多餘之銀糴穀振貸及量補災免糧石

九月以吏部尙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尙書張璧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時大權一歸嚴嵩讚壁不得預票擬讚常
歎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

振湖廣災

時湖廣旱甚戶部請留雲南借用支剩等項銀共九萬
七千八百餘兩與預備倉穀相兼備振如不足則量准
兌軍糧米十萬石擬照兌支運事例折銀詔從之

冬十月諳達入寇

諳達自萬全右衛毀牆入掠蔚州直抵完縣京師戒嚴
命兵部議防守事宜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翟鵬時在朔
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御
史楊本深等劾鵬逗遛致震畿輔遂遣官械鵬而以兵
部侍郎張漢代之巡撫薊鎮都御史朱方以建議撤諸
路防秋兵致敵乘間入犯亦命逮繫鵬坐永成方杖死
至十一月庚子
京師乃解嚴
質實 諳達明史本紀作小王子翟鵬傳
縣金置完州明洪武二年改縣屬保定府渾源金貞佑
二年置州元至元四年以州治渾源縣省入明屬大同
府今並因之朱方
字子大泗州人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帝自遭宮婢之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
盡廢君臣不相接獨陶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為
師而不名於是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
進陶仲文者初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
年老宮中黑青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喫劍絕宮
中妖被寵幸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
同獲間謀帝歸功上元**質實**顧可學無錫人盛端明
加仲文少師仍兼傅保

二十四年春二月詔撫流民

令天下有司招撫流民復業給與牛具種子俟年底徵
還不能開墾閒田者蠲賦十年從巡按山東御史劉廷
儀請**質實**劉廷儀
也 慈谿人也

振順天永平饑

順天永平府屬饑發通州倉粳米萬七百石太倉銀二
千兩往振至三月保定諸府皆告饑復發臨清廣積倉
銀一千兩振之已而應天等十一府州相繼告饑勅有
司以南京諸司及庫貯銀錢振濟帝諭戶工二部曰今

歲以來天時少順若有旱火之慮所應振卹諸務亟行
撫按及各鎮總兵官加意幹理又詔曰近來水旱災傷
皆由官不得人甚或貪殘殃民致干和
氣如有貪酷害民者撫按官具奏處治

夏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重建太廟成

先是以舊廟基隘命相度規制議三上不報久之乃命
復同堂異室之舊廟制始定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
睿右四序仁英孝武其
後為祧廟以藏祧主

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卒

紀歷仕四朝守正不阿家居
二十年卒贈太保諡文簡

秋八月張璧卒

璧在位無所表見是年七月加太子太
保尋病瘡不能視事遂卒年七十有一

九月召夏言復入閣

陸炳等恃寵橫行致為言
官劾奏夏言擬旨令其陳
狀乃朝廷公法所存豈造
請平求可免至炳公然行
金求解則尤藐視王章言
即當以其賄乞之情露章
舉發顧因其長跪泣謝竟
獲保全言雖力卻苞苴而
徇私意以市恩廢法又豈
得謂之公正自持者耶

德操在望

帝微覺嚴嵩貪橫復召用言言至復盛氣陵嵩出其上
凡所批答畧不顧嵩禁不敢吐一語其所引用私人言
多斥之亦不敢救銜次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
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
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
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不悟

質實 陳其學
宣城人

楚世子英耀弑其父顯榕伏誅

英耀楚王顯榕長子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
納妓別館王欲罪金金遂勸英耀謀逆會元夕張燈置
酒饗王別宴武岡王顯槐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
銅爪擊王腦立斃顯槐驚救被傷得免英耀徙王屍宮
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扶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帝命駙
馬都尉鄔景和等往鞫得實及是詔逮入京告太廟磔
于市焚尸揚灰
逆黨悉伏誅

質實 顯槐顯榕之弟鄔景和崑
山人尚孝宗女永福公主

冬十一月許讚罷

讚求去帝責其忘君愛身
落職閒住後三年讚卒

午丙

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冕為通海縣典史

時太子生十一年尙未出閣講學

冕極言豫教不可緩帝怒謫之

質實

通海縣元置明屬雲南臨安府

今因之周冕資州人

三月四川白草番亂遣何卿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初鎮松潘十七年威望素著會以北警召卿入衛至

是番人亂復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咸喜乃會巡撫張時

徹討擒賊渠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毀其碉房獲馬牛

器械無算至明年四月賊盡平於是松潘威茂間行旅

往來無剽奪**質實**白草寨名明史四川土司傳云東路

患邊境安堵**質實**生羌白草最强何卿成都衛人張時

徹字惟靜鄞人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秋諳達以十萬騎西入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

寨門而遣前參將李珍擣巢于馬梁山後敵始退

質實

實寨門若名在延安府安塞縣北馬梁山在榆林府北李珍陝西人坐事奪官銑復加錄用之

秋七月以醴泉出承華殿停諸司封奏

癸酉諭禮部今年夏末秋初醴泉出於承華殿雖不可恃
以自怠亦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於八月望諸
司停常封奏事嗣後慶賀齋祀悉停封奏質實承華殿在西
苑金海橋北

發明

禮言地出醴泉疏謂德至淵泉則醴泉湧明嘉
靖之時何時乎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又任用權

奸誅貶忠直三殿九廟災異疊見乃復矯飾殊祥肆
為慶賀度不過如白鹿仙桃附會長生之說而已且
即使真獲上瑞亦更宜勤政恤民荷承嘉貺應天以
實不以文固當如是乃不此之務而轉盡停諸司封
奏至于兩旬之久其間豈無民瘼國計旦夕不可緩
者遽因符瑞之陳致滋曠隔有是理乎尤可異者自
後慶賀齋祀悉停封奏遂若著為成例而尚云不
可恃以自怠豈竟以齋醮為擬承昭受之實耶

八月天鼓鳴

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初延齡下獄後奸人劉東山發其手書內有君道賞罰
不明之語因復以延齡訕上罪長繫如故至是竟坐斬

未丁

敵騎近居河套資畜牧之利出入自如久為邊患曾銑首議復套自屬等邊要著其所條列亦具中機宜銑膺寄疆場意在秣馬厲兵以恢復輿圖自任豈得咎其好大喜功當時廷臣心懷怯懦不肯一矢加遺論貢論封毫無主見轉以銑之銳志出師為非計當嘉靖意方向銑尙爾紛起執持迨朝局中更遂以銑為啓釁貪功沉寃西市君若臣苟且畏難之習終于不可挽回國勢何由克振手

市西

二十六年夏四月諸達求貢拒之

自龍大有誘執虜使後諸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奉印信番文詣邊陳款總督侍郎翁萬達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牆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允許况今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侵擾帝責其罔瀆不聽萬達在邊帝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嘗議撤山西內關兵併力守禦大同外邊巡撫孫繼魯力陳不可帝納萬達言遂逮繼魯下獄死獨議諸達貢事再被責讓蓋是時曾銑建言復套夏言主之故力紕貢議云銑素喜功名會寇居河套久為中國患銑上言賊據河套侵擾邊鄙今將百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馬切齒痛心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勁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擣其巢材官驍發礮火雷擊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遂條入議以進帝壯其言命諸邊臣議之俱以為難而萬達尤以橫挑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

五

强寇為非計帝方

嚮銃議上不省

西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

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下兵部議行其十二

月銃偕巡撫謝蘭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寇為鄰自

定邊營至黃甫川連年入寇率由是道所當急為修繕

分地定工次第修舉起自定邊東至龍川堡計長四百

四十餘里為首段所當先築自龍川堡東至雙山堡計

長四百九十餘里為中段自雙山堡東至黃甫川計長

五百九十餘里為下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乞發

帑銀如宣大山西故事疏下部議銃又言套賊不除中

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歲歲乘其無備每出益

勵彼勢必折將遯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出然後因

祖宗之故疆并河為塞修築墩墜建置衛所處分戍卒

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與之

大烈也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

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凶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

之計疏下兵部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相較則復套

又難夫欲率數萬之眾賫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

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故不若修牆築

邊為計完而成功可期也但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

不百對國... 林... 意... 餘... 心... 皆... 其... 矣... 給... 齊... 慈... 山... 增...

七未

沙礮居民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以一千五百里之地而責成于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宜仍行銳等計議以聞帝曰寇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憂者今銳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銳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算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萬兩與銳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至二十六年夏五月總督曾銳出塞襲套部勝之初春時銳督兵出塞掩擊敗還不以聞至是復襲之寇覺銳搜選銳卒督之戰馘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斃死于矢石者甚衆獲馬牛橐駝九百有五十械器八百五十三以捷聞敵移帳漸北間以輕騎出掠銳復督諸軍驅之遂遠遁不敢近塞銳旣以捷聞更列上諸臣功罪帝以套寇連年深入如蹈無人之境大損國威銳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命增俸賜白金紵幣有差十一月銳蘭暨延綏巡撫楊守謙寧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議復套方畧乃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贏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圖及遇敵駐戰選鋒車戰騎兵

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帝
覽而嘉之奏下兵部尙書王以旂會廷臣集議言曾銑
先後章疏俱可施行帝以銑前後所上方畧命廷臣定
策以聞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
衛人繼魯先知淮安府以忤中官被逮夏言救
免之繼魯不謝言怒及是言不爲地遂死獄中

秋九月河決曹縣

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總河都
御史詹瀚請于趙皮寨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實定陶秦縣明屬曹州府今因之城武本漢成武縣明
爲城武縣屬兗州府今屬曹州府穀亭鎮名在魚臺
縣東時爲漕運往來要地隆慶後運河東徙鎮遂廢趙
皮寨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一名張錄口詹瀚玉山人

冬十一月大內火釋楊爵等于獄

初爵旣下獄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並以言事
同繫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爵于獄中著周易辨說中
庸解忘其困歷五年不釋久之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
立出三人未踰月尙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命東
廠追執爵等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至是
大高元殿災帝禱于露臺空中若有聞遂傳詔釋之爵

戊申

歸後二年卒隆慶初
贈光祿卿諡忠介
質實 周怡字順之寧國太平人
以劾嚴嵩廷杖錮獄

發明

出爵等抗言下獄既已頻年乃以訖仙之言而立
以空中神語傳云國將興聽于將亡聽于神扶鸞
之術已為癡邪熒惑之端憲宗時李孜省會假其說
以推薦鄉人固為誣罔若空中神語尤屬怪誕不經
人君操賞罰之大權進退平反悉由乾斷乃託諸虛
無杳渺之說以行其黜陟耶且妖由人興嘉靖惑于
祈禳念釋在茲遂致鬼物憑依言如在耳天聽民聽
其謂之何哉

皇后方氏崩

諡孝烈
皇后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言素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會銑議復河套欲倚以成大
功因密薦銑謂羣臣無如銑忠者銑鳩兵繕塞輒破敵
帝亦頗嚮之令言擬旨優獎者再銑喜益銳志出師條
上方畧廷議一如銑言已而帝意中變謂輔臣曰今征

逐河套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
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嚴嵩知帝意遂極言河套
必不可復廷臣亦盡反前議如嵩說嵩乃力攻言謂向
擬旨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始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
異議今胡乃盡誣于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
官階令言致仕初言與嵩同直西苑帝數使小內豎詣
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
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取具而已往往失帝
旨嵩愈精治其事由是嵩益被寵而言眷漸移
及套議起嵩復從中陰詆之以激帝怒言遂敗

振陝西饑

陝西鞏昌漢中二府大饑鳳翔府汧陽縣為水所沒巡
撫謝蘭以聞詔發太倉銀五萬兩于鞏昌漢中二府充
振徙汧陽縣治于城東三里外而割麟遊
縣界白雪里屬之且蠲衝決地租三年
後周置汧陽郡及縣以在汧水之陽得名明屬鳳翔府
今因之汧陽故城在今縣西十八里本西魏馬牢城也
麟遊漢杜陽縣隋義寧元年置麟遊縣明
屬鳳翔府今因之謝蘭字與德代州人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質實

汧陽漢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于承陵

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承陵

質實

承陵在昌平州陽翠嶺

秋七月京師地震

順天保定二府各州縣俱震八月京師復震及遼東廣寧衛山東登州府同日皆震諭羣臣修省九月京師復地震有聲

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兵部侍郎范鏞等劾鏞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縱為銑所劾遂逮問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銑金蘇綱者言繼妻父也與銑同邑相善方銑建議復套時綱亟稱之言益信銑為可辨因力王其議故嵩代鸞誣奏銑剋餉鉅萬屬綱賂言交關為奸利法司承帝旨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銑有膽畧長于用兵性特廉既沒家無餘貲隆慶初

質實

范鏞字平甫江西樂平人遷瀋陽仇鸞鉞之子

嚴嵩蓄憾夏言已非一日曾銑之獄不過借銑以傾言特言既悉嵩奸險情形則何不早為糾劾直至羅織已成始藉此欲圖挽救乎蓋嵩居心陰賊言久墮其術中而不覺非特仇鸞之疏由于嵩所詐為即前此復套之議中變亦安知非嵩先懲愚以陰售其奸迨窺見意旨遂從而下石乎至法司為言援請寬釋益觸嘉靖之怒因及不戴香冠事或疑嘉靖本意在殺言豈知不戴香冠亦由嵩以籠紗獻媚有意相形以醜成其罪小人傾險叵測乃至是哉

西已

言抵通州聞曾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蓋嚴嵩與崔元輩詐為鸞疏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會諸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議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市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皆削籍○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初被特眷日與議禮諸貴人抗及居政府與嵩共事嵩懷奸黷賄言獨能裁抑之以是天下多稱言然自大用後日蹇傲寢為帝所厭裁決機務頗專恣物議亦不悉協特因其為嵩誣陷以死人方惡嵩故于言益深惜之隆慶初復官諡文愍

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並預機務

自夏言得罪後嚴嵩獨相且年餘矣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邦茶陵州人李本餘姚人治時為南京吏部尚書本時為國子監祭酒

質實 張治字文

諳達寇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尙文擊敗之

敵犯宣府瀉水崖把總江瀚指揮董賜戰死全軍覆遂
犯永安尙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尙文清約愛士善用間
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初尙文僉後府嚴嵩子世蕃
為府都事驕蹇不法將劾之嵩謝得免以故嵩父子憾
尙文謀傾陷之帝方藉以抗強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
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以為言嵩激帝怒錮之詔
獄質實不凍崖之北有堡為戍守處沈東字宗安會稽
人上疏言尙文為將忠義自許邇者寇騎深入聞命疾
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此亦一時奇功也宜贈封爵延
子孫又如董賜江瀚膺北寇之衝過南奔之勢援兵不
至繼之以死雖已廟祀宜賜祭以彰死事今當事之臣
任意予奪冒濫者或倖蒙忠勤者反捐棄何以鼓士氣
激軍心疏入下東獄束繫衣食屢絕惟日讀周易凡
繫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八十有
九哀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為置妾潘氏比
至京師束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
績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棲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
饋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且暮待盡臣願代夫繫獄
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法司亦為請帝終不許帝

深嫉言官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于東前東漫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釋東還家其父已前死矣隆慶初起故官不赴尙文追贈太傅諡武襄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皇太子載壑卒

諡曰莊敬

秋七月倭寇浙東

明代倭患中于東南蔓延塗炭勞兵力者幾數十年然其得盤踞海濱皆由內地奸民潛行勾引朱統甫泄新聞即捕交通者以便行戮深得平寇機宜乃大姓因失利流言周亮陳九德等復肆加詆劾朝廷不察轉行按治致純仰藥自裁措置之顛倒實甚設

倭自永樂末貢使不至宣德中命琉球國王轉諭之使復至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戎器而肆攻掠不得則陳方物而稱朝貢是以倭雖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侵掠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攜私物逾貢數十倍舊制于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寧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帝初年廢市舶不設濱海奸人遂闖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居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屢負倭直倭使互市者往往留海濱不去內地諸奸民復爲之囊橐巡按御史高節請嚴禁奸豪交通詔允行之自是嚴通番之禁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

此時不為掣肘俾得從容
展布盡絕根株又何致海
氛之益熾乎

糧匱不得返大怨恨奸民勾之遂煽為亂朝議設重臣
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紉為之紉
至嚴為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
閩大姓素為倭內王者失利而怨紉又數騰疏于朝顯
言大姓通倭狀聞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
亮閩人也上疏詆紉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黨
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御史陳九德復劾紉擅殺遣
官按問罷紉職紉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時
海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聞倭至**質實**雙嶼浙江通志
竄走一空終帝之世迄無寧歲矣**質實**寧波府海防設
中營外洋汛轄洋面六有雙嶼山雙嶼港朱紉字子純
長洲人高節大興左衛官籍永清人陳九德欒城人

命戶部核出納

是時邊供繁費加以土木禱祠之役月無虛日帑藏匱
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
乃遣部使者括逋賦百姓罄罄海內騷動給事中張秉
壺以為言于是戶部覆議天下財賦每年實徵起存之
例夏稅秋糧馬草屯田地租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門攤
之類各有定數成化以前各邊寧謐百費省約一歲出
入沛然有餘今則不然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
嘉靖十年以前每歲軍匠支米二百八十萬石廩中常

餘八九年之積十年以後歲支加至五百三十七萬石
抵今所儲僅餘四年太倉銀庫歲入二百萬兩先年各
邊額用一年大約所出一百三十三萬常餘六十七萬
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有四百餘萬外庫積有一百餘
萬近歲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諸項外一年大約所
出三百四十七萬視之歲入常多一百四十七萬及今
不為之所年復一年將至不可措手矣且今生財之道
既極計惟節用請勅中外諸臣就職論事專意清理務
求節財助邊仍令兩京戶部并工部太僕光祿及各直
省司府衛所以及遼薊宣大陝西諸邊每歲終將一年
出納錢穀修成會計錄分為四目一曰歲徵如府庫監
局倉場額派錢穀幾何一曰歲收如收過本年先年額
徵錢糧完欠幾何一曰歲支如本年用過各項錢糧于
歲派額數增減相多幾何一曰歲儲如本年支剩存積
錢糧幾何務令簡明以**質實**
為通融搏節之計從之

質實

張秉壺
莆田人

庚戌
二十九年春正月山東地震

山東蓋州等衛地震
有聲如雷二月乃止
蓋州衛秦漢時為蓋牟城屬
年廢州置衛今為
蓋平縣屬奉天府
遼東郡唐置蓋州明洪武九

秋八月封方士陶仲文為恭誠伯

時帝以災異咨于仲文對言慮有冤獄得雨乃以平獄已而

法司上胡纘宗等爰書悉從輕典果得雨乃以平獄功

封仲文恭誠伯質實巡撫胡纘宗嘗以事笞陽武知縣

歲祿千二百石御史陶欽夔劾罷聯素兇狡嘗毆其

父良論死久之以良請出獄復坐殺人求解不得知帝

喜告許乃據纘宗迎駕詩穆王入駿語為謗詛長至日

令其子詐為常朝官關入闕門訟冤凡所不悅若副都

御史劉隅給事中鮑道明御史胡楫馮章張洽參議朱

鴻漸知府項喬賈獄已而刑部尚書劉入之帝大怒立

遣官捕纘宗等下誣罔狀乃坐聯死

發明

仲文起筦庫由邵元節薦代司醮事不二歲以

少師兼少傅少保一人而領三孤終明之世惟

仲文而已茲以解冤得雨平獄有驗封恭誠伯五等

崇階無故而加之方士實史冊所罕見不惟濫行褒

賞其蔑視名器亦至矣嘉靖自移居西內日求長生

以燒煉符咒相繼寵任然不久皆敗惟仲文恩眷日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

二

隆久而弗替豈小人之炫惑
君心固別有深結主知者乎

諳達犯京師

先是夏六月諳達犯大同潰牆入悉精兵伏林壑中而
 以老弱百騎往來為餌偵騎信之報總兵張達達意輕
 之兵未合遽率麾下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遂見
 殺副帥林椿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救達不克亦死之
 達椿皆驍勇善戰諳達得二將首輒引去事聞速總督
 侍郎郭宗臯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起復翁萬達為總
 督趙錦為巡撫以仇鸞為宣大總兵萬達家居未至命
 侍郎蘇祐攝其事祐抵鎮即上疏請益兵食未報而諳
 達復擁眾窺大同初仇鸞坐廢居京師以賄嚴世蕃得
 總兵宣大既受命惶懼無策其厮養時義侯榮者說鸞
 曰勿憂吾為主解之乃為鸞持重賂諳達令移寇他
 塞勿犯大同諳達受貨幣遣之箭轟以為信而與之盟
 遂東去諳者復白敵中語欲寇宣府東遼左西兵部尚
 書丁汝夔謂帝厭警報不悉以聞已而警報日甚乃發
 諸邊兵萬二千騎京營兵二萬四千騎分布宣薊諸關
 隘邊兵取符驗期會未即至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識
 者知其必敗矣至是諳達帥部下至古北口以數千騎
 攻牆都御史王汝孝悉眾出火礮矢石下攻之諳達乃

諒曰本登捐物珍流

大之其類則皆屬矣

聖憲臨水亦謂其

上無所不備

林正而湖

林正而湖

林正而湖

林正而湖

林正而湖

林正而湖

林正而湖

林正而湖

林正而湖

林正而湖

陽督兵綴葡師而別遣精騎從間道潰牆出師後汝孝

師潰遂大掠懷柔圍順義長驅入內地巡按順天御史

王忬聞報度兵弱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潮河川有徑道

一日夜可達通州敵兵剽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

僅七舍漫衍無衛戍瞭望神京陵寢萬一蕩搖事繫非

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州召吏民給兵

仗聽約束收漕舟艦潞河西勿使為敵用甫畢而夜半

敵掠兵果至通州營白河東二十里分兵剽昌平犯諸陵

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詔大同總兵官仇鸞及河東

山東兵入援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急集

諸營兵僅四五萬是持禁軍冊籍皆虛數又半役內外

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半皆老弱涕泣不敢前從

武庫索甲仗主庫闔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詔

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命都御史商

大節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便宜募壯士時

寇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塲

遂薄都城會大同總兵官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

謙各以兵至帝拜鸞為平虜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

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

聞變即赴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

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開庖發粟

釜甑皆虛故士卒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

敵壘壓郊實國家安危所
係嚴嵩身居政府自宜急
籌勦寇之方以安都邑乃
詔旨方督趣進兵而嵩竟
頑同隔膜阻撓出師惟慮
鞏下失利之難以彌縫倖
其飽而颺去罔上縱敵喪
盡彝良其罪殆視贖貨攬
權而更重至丁汝夔受指
使而按兵不舉楊守謙託
持重而臨陣不前其駢服
上刑情罪惟允嵩獨得倖
逃憲網亦未聞廷臣糾劾
及之其時國紀凌夷言路
諸臣亦豈能辭咎耶

面白廷臣多以爲言不許禮部尙書徐階復固請乃許
之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
階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急兵部尙書丁汝
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知
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
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諸達營而陳無後繼亦
不敢戰于是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夔及守謙爲辭
寇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城西北隅內臣
園宅在焉環泣帝前曰將帥爲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
怒守謙益甚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
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而去至昌平北猝與仇
鸞兵遇鸞出不意倉卒幾不能軍敵縱騎蹂陳而入殺
傷千餘人幾獲鸞敵騎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官趙國
忠列陳紅門前不敢入奪道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
出京師解嚴至九月辛卯朔敵悉衆出塞諸將不敢逼
徐尾其後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還旣而諸
將收斬遺屍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
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初帝將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
救于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帝怒甚竟不敢
言汝夔躡死始知爲嵩所賣守謙性遲重客有勸之戰
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
守謙不納竟得罪方寇薄通州時詔副都御史王儀以

兵二千往守巡按王忬奏其虐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
 兵也及寇退帝立命逮儀斥為民而擢忬僉都御史代
 之於是仇鸞請駐師宣大間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以
 紓國恥乃班師入衛以備秋防帝嘉之已而鸞帥諸鎮
 兵出宣大聲言搗巢歷久不擊乃稍出近塞夜襲敵營
 斬老弱數級而還鸞自劾無功帝不問乃復請廣集兵
 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
 政司貯積且督歷年逋賦時鸞恃寵作威福所上疏既
 自內批行之不下兵部議會禮部尚書徐階極言
 批征事難以成功且後患有不可測議乃稍寢
 順義唐為順州明置順義縣屬昌平州今因之潞河在
 通州東石匣在密雲縣東北六十里有石如匣因名弘
 治十七年築城周四里有奇自是增兵置守為要地張
 家口在萬全右衛東三十五里郭宗臯字君弼福山人
 陳耀靜海人趙錦字元樸餘姚人王忬字民應太倉人
 商大節徐州人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徐階字子升華
 亭人王儀字克敬文安人

議諳達求貢事

時諳達大眾薄都城縱所虜內官楊增持書入城求貢
 帝召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于西苑帝曰今

事勢如此奈何嵩對曰此搶食賊耳不足患階曰今虜
 在城下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搶食正須議所以禦之
 策帝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中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
 中帝曰此事當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
 部然關繫國體重大須皇上主張帝作色曰事須大家
 商量何得專推與朕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
 備一無所有此事宜權許以款虜第恐將來要求無厭
 耳帝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階曰止于皮幣珠
 玉則可矣萬一有不能從者則奈何帝悚然曰卿可謂
 遠慮然則當如何階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
 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邊外別遣使
 齎番文書因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如此往還之間
 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矣帝曰卿言是還出與百
 官議之于是徐階集廷臣上諳達求貢議略言敵犯我
 郊畿蹂躪土地虔劉人民揆之大義所當必誅今雖稱
 臣求貢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且其文書皆漢字真偽
 不可知臣等以為求貢不可必許且遣通事齎勅諭之
 如果悔罪求貢則當斂兵出境具表款塞聽朝廷處分
 如留兵境內要求速賞則惟有勵將集兵以大
 義致討必使匹馬不返以洩神人之怒從之

發明

自嘉靖二十一年後諸達無歲不求貢市朝廷
 既無定策以應之又不得明戰守之實至於戎

寇薄城下諸將不發一矢
下詔集議百官不發一語
朝廷可謂無人貞吉獨奮
袖大言尚知以國事為念
氣槩亦復凜然可取且承
敕即馳入營中勞軍頗能
慷慨任事雖所陳錄尚文
釋沈束迂闊而無當急圖
然其言亦不足深罪乃嘉
靖方壯其志而遷官旋怒
其游說而杖謫何前後頓
成矛盾徒以柄臣嫉惡致

謫諭德趙貞吉為荔波典史

馬環郊乃詔廷臣集議不幾于城下之盟貽國大辱
哉時嵩實柄國鈞漫無區畫朝堂召對但云搶食賊
耳不足患是何異秦越人之視肥瘠沉身為元輔當
軍書危急之時竟徒委其事於禮部則將焉用彼相
矣階請以計款之雖得一時權宜之術然敵騎既退
亦無善後良策卒至仇鸞開馬市以壞邊而所謂振
威雪恥之舉君若臣曾不繫于念
慮焉廟謨若此國欲無侮得乎

方諸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國子監司業
趙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
入城儻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
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
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
矚廷臣日中莫有發一語者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
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勅宣
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嚴嵩心惡之會撰
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
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
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周尚文
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質實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

實罰移于俄頃之間太阿
誰實操之而漫無主持若
是耶其志而數言欲
然其言亦不與罪
蘇武東安關而賊當急圖
對謝封羈縻而刺殺尚文
效西歸入營中營軍取道
廉梁亦與點撥可類且承
師大官位以國庫為空
陳其可謂無人負吉
不陷其難百言不發一
致誠恐不指洪不發一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吏部侍郎王邦瑞攝兵部事以營政久弛上言國初京
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
為兩官廳雖寢不如初然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武
備積弛見籍至十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
有調遣則無比寇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
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以下諸官多世
胥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
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於是悉罷團營兩
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邦瑞協理
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警
主將不得徵集**質實**王邦瑞字為賢宜陽人時以兵部
由是邊事日壞**質實**左侍郎督營務復條上興革六事
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督監槍者帝報從之
邦瑞又條上安攘十二事仇鸞構邦瑞於帝帝眷漸移
會鸞奏革**會**上安攘十二事仇鸞構邦瑞於帝帝眷漸移
薦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鳴密雲副將徐仁代珏邦瑞言
朝廷易置將帥必探之公卿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
示臣下不敢專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鎮不相統攝何緣
京營乃黜陟各鎮今曲徇仇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悉奔
走托附非國之福也帝不悅下詔譙讓鸞又欲節制邊

將罷築薊鎮邊垣邦瑞皆以為不可驚大憾益肆讒構
會邦瑞復陳安攘大計遂被旨落職鸞死踰十年始復
官

廢鄭王厚焮為庶人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焮獨上居敬窮理克已
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
者于獄已而故盟津王見蒞子祐榘許厚焮謀不軌遣
官往訊無左驗帝下詔數厚焮驕慢無禮廢為庶人幽
之鳳陽厚焮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
土室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厚焮復爵載
堉始質實厚焮懿王祐榘子見蒞祐榘之叔初見蒞以
入室不為奏遂承帝怒撫厚焮
焮四十罪以叛逆告

冬十月張治卒

入閣凡二十一月
而卒年六十有二

削刑部郎中徐學詩籍

請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
 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
 卽疏劾嚴嵩畧曰外攘之備在于內治內治之要在十
 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日甚內結勳貴外比
 羣臣文武遷除悉要厚賄致此輩掎克軍民釀成寇患
 國事至此猶復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
 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
 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
 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舉朝莫
 不歎憤而無一人敢言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
 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
 章奏必先關白然後上聞掩罪飾非乘機構隙故凡論
 之者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莫不假事因人
 陰禍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天下痛心視爲鬼蜮伏願陛
 下罷嵩父子別簡忠良則內治既清外患自寧矣帝覽
 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爲所
 私修隙耳帝於是發怒下學詩詔獄削其籍又都給事
 中厲汝進劾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焰嵩上疏自理且
 求援中官以激帝怒廷杖汝進**質實**徐學詩字以言上
 謫典史明年嵩假考察奪其職**質實**虞人先劾嵩者葉
 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
 上虞四諫厲汝進字子修欒州人

亥辛

發明

蔡京之回邪林靈素奉為左元仙伯嚴嵩之奸
惡陶仲文稱其孤立盡忠古今方士游詞如出
一轍而弄權竊位者必交結佞幸以內固亦前後若
一人焉獨怪嘉靖覽學詩之疏亦既為之感動矣而
一言熒聽遽爾轉移俾得以脫罪戾而肆其報復史
稱嘉靖英察自信何至黑白變亂是非顛倒竟墮其
術而不知耶至嵩之求援中官誣陷憾
已則又小人患失之常無所不至矣

十一月祧仁宗耐孝烈皇后于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己世預祧仁宗以
孝烈耐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尚書徐階抗言女后無
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
前議遂祧仁宗升耐孝烈皇后

三十年春正月戊錦衣衛經歷沈鍊于邊

初趙貞吉請勿許諸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鍊獨
大言以為是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錦
衣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
寇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
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時嚴嵩用事邊臣
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鍊時時扼腕一日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

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詈罵流涕交頤
 遂上疏曰昨歲諸達犯順陛下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
 臣所共當戮力者也然制敵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為天
 下除奸邪然後外寇可平今大學士嵩當主憂臣辱之
 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略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
 謀則多方沮之諂諛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恩結客
 朝廷賞一人曰由我賞之罰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伺
 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舉其罪
 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啓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
 餽遺每事陰為之地二也攬御史之權雖州縣小吏亦
 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例致有司遞相
 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
 也妒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
 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驛騷八也久居
 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
 因併論邪謨詔諛贖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帝大怒
 榜之數十謫佃保安鍊既被謫中外懾嵩威益箝口南
 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即劾嵩負國十罪疏至通
 政司趙文華密以宗茂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質實**平陽
 得預為地遂以宗茂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質實**平陽
 吳越縣明屬温州府今因之沈鍊字純甫會稽人夏邦
 謨涪州人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宗茂疏曰嵩本邪諂

之徒寡廉鮮耻久持國柄作福作威薄海內外罔不怨
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索賄數百金任自
擇善地至文武將吏盡出共門此嵩負國之罪一也任
私人萬家為考功郎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不計其
資歷唯賄是問致端方之士不得為國家用此嵩負國
之罪二也往歲遭人論劾潛輸家資南返輦載珍寶不
可數計金銀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銀為
之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負國之罪三也
廣市良田遍於江西數郡又於府第之後積石為大坎
實以金銀珍玩為子孫百世計而國計民瘼漫不措懷
此嵩負國之罪四也畜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邸所至
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而不敢言此嵩負國
之罪五也陛下所食大官之饌不數品而嵩則窮極珍
錯殊方異產莫不畢致是九州萬國之待嵩有甚於陛
下此嵩負國之罪六也往歲寇迫京畿正上下憂懼之
日而嵩貪肆益甚致民俗歌謠遍於京師達於沙漠海
內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恬不知止此嵩負
國之罪七也募朝士為乾兒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
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為之爪牙助
其虐燄致朝廷恩威不出於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八也
夫天下之所恃以為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
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將以

賂而出其門則必克軍之餉兵奈何不疲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為臣下專權試問今日之專權者寧有出於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蓄積可贍儲數年與其開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盍去此蠹國害民之賊籍其家以紓患也

三月開馬市于大同宣府謫兵部主事楊繼盛為狄道典

史

仇鸞畏寇苟安割開馬市以取侮敵人楊繼盛抗疏極言其于利害得失至為明暢嘉靖果為感動即當奮獨斷罷行何以仍下鸞會議鸞既窺知意方偏向輒敢攘臂肆談密章隱告以務求曲售其私而諸大臣亦但言遣官已行竟不復論其事之是非模稜兩可嘉靖竟至不能自王貶并轉加小人撓亂國是真

仇鸞駑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好小王子托克托使貢馬互市諸達許之投譯書于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領其事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王事楊繼盛以鸞耻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其略曰互市者和親之別名也諸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大讐也今不惟不能聲罪致討而反與之為和議之事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下詔北伐日夜征繕兵食乃翻然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所以選將練兵者為何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堂堂中國而為此市易之事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今馬市一開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異日復欲號召誰肯興起此隳豪傑效

毫無忌憚然鸞之所以敢
如此者則以恃嚴嵩而信
嵩自蔽非嘉靖之咎其誰
之咎哉

用之志四不可也使邊鎮將帥日弛封守之防益滋偷
安之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
之心五不可也邊卒私通境外例率裁禁今馬市一開
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
乎此開邊方私通之漸六不可也盜賊伏莽畏國家之
威而不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
弱睥睨之變必開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諳達
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今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
國有人乎此長敵人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或諳達負
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
以下馬索上直是我不能羈縻乎彼而彼反得愚弄夫
我矣此墮諸達狡詐之計九不可也馬與銀數計之
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
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得銀數千萬兩永久
之計將安在乎此財與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議者曰
吾外爲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
無厭其以鬻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又曰吾因
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安用且彼安
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
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又日市不過已彼且入貢此
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
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

豈可哉又曰諳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眾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縱使少有羈縻不不過漸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之哉又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藥石可乎此蓋必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質實**字楊繼盛下繼盛錦衣獄敲拶一百貶狄道縣典史

秋九月京師地震

乙未京師地震有聲

三十一年春二月振宣大饑

宣大二鎮大饑人相食兵部請量借軍餉銀振之帝切責本鎮守臣不先入告令各自陳狀命督餉侍郎馬坤馳往經理振濟事宜仍發庫錢二十萬給之坤臨行奏請增給錢十萬從之

三月置內府營

置于內教場
以練諸內侍
質實
內教場在延景門西

發明

明之末造營務盡領于中官而宿衛禁軍之制漸就隳廢史稱內臣之勢惟嘉靖時為少殺乃忽創為內府營以練諸內侍實則懲于庚戌之變京兵不足禦敵而為此苟且之計夫兵之怯弱由于將帥非人改弦而更張之豈無良法區區內侍即使簡練有方又豈足以厚拱衛而備寇警徒使閣侍習兵貽患來世厥後魏忠賢遂有內操之事蓋實託昉于此作法于涼弊將若之

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為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純死浙江不設巡撫者四年中外不敢復言海禁事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為主謀倭悉聽其指揮遂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由是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

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初沿海要地建衛
 所設戰船董以都司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倣伍
 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
 寇舶至輒望風逃匿以故賊帆所指至是時無不殘破
 明年春旨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
 西江南北瀕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陷上海城
 流劫在浦金山太湖崇明常熟嘉定又明年掠蘇州松
 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尋陷嘉善崇明入崇德縣掠嘉興
 還屯柘林縱橫往來忬不能禦乃**質實**昌國衛明置今
 移行巡撫大同以李天寵代之**質實**昌國衛明置今
 寧波府象山縣西南在嘉興府平湖縣東南
 海口要地金山明衛今為縣屬松江府太倉明初立衛
 弘治中置州屬蘇州府本朝因之今升直隸州嘉善
 明縣宣德中置屬嘉興府今因之崇德五季吳越置縣
 明屬嘉興府今改名石門仍屬嘉興府柘林鎮
 名在松江府華亭縣東南有城李天寵孟津人

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不得已
 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
 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強寇壓境而鸞
 病不能軍萬一寇眾長驅貽害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

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驚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
嵩約為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
橫狀帝少疏嵩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
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
首九

質實

鎮川堡在大同府東北
五十里蔣應奎大同人

九月河決徐州

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鈞言劉伶臺至赤晏
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疏濬宜先次則草灣老黃河
口亦當更築長堤併增築高家堰長
堤繕新莊等舊牐以遏橫流從之
東北淮水岸傍赤晏廟在安東縣草灣在山陽縣西北
高家堰隄在山陽縣西南洪澤湖東後漢陳登建明陳
瑄重築新莊牐在清河縣惠濟祠東
明初建後廢曾鈞字廷和進賢人

罷馬市

諳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
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
罷馬市

冬十二月殺光祿寺少卿馬從謙

中官杜泰提督光祿寺乾沒內帑歲鉅萬從謙
奏發其罪並及宮中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謙字益之溧陽人隆慶初卹先朝建言杖死諸臣中官
追恨從謙沮之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尙鵬力爭終不許

質實

馬從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三

江西書局校對

姜應門

吳增壽

恭校
歐陽鳳熙